

續
文
獻
通
考

卷
三
〇
—
三
三

7保
5266
70-9



保4
5265
70-9

續文獻通考卷之三十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征權考 雜征下

雜課

世宗嘉靖九年議准各撫按官轉行司府州縣等官凡山澤之利除禁例并係民已業外其餘備查某處已經納稅某處空閒內某處堪聽民採取某處堪入官備賑務在官民兩便 二十五年議准 楚府先年占管民房曾經撫按委官勘斷給主者不許聽從下人撥置捏情爭占各民承管房基仍照例起科如金沙洲一帶每間每歲徵銀一錢在漢口者減半徵稅俱解本布政司以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十一
備各 王府欠缺祿糧墳房料作之數 二十六年題
准陝西巡按御史將甘肅鎮守太監副總兵遺下磨課
課程地畝餘銀園圃課程銀稽查明白通融分發各衛
收掌公用置立循環簿倒換查考其原派店戶流民酒
屠油舖等行銀兩俱停革 二十七年令各 王府奏
討山場稅課等地并 楚府魚課稅課蘆洲店房俱還
官徵租備邊查數奏報

穆宗隆慶元年十月刑科孫枝言都城九門稅課定有則
例邇年倍徵橫索弊孔滋多請自今分屬五城御史各
委兵馬一員監收歲中會同部官覆奏其原設監生吏
典悉行裁革 上從之仍令申明原定則例榜示 二

年五月工部言杭荆二廠蘆溝橋等局漏稅甚多有欺
隱抵換包攬侵克等弊自今廠稅責成主事督同該府
佐貳官親自驗收互相稽察局稅責巡視御史及各主
事查盤估計如法 上是之 五年四月 詔免林衡
署果戶房號稅初永樂時有果戶三千餘後漸逃竄僅
存七百餘戶嘉靖間復徵其房號至是果戶高稅等奏
懇貧難 上亦憫之故有是 命 又工部吳時來請
停差中官之榷木真定者以其事屬之府佐得 旨允
行 二年六月 詔停差真定押木內臣歲令府佐領
之時太監李芳以異災頻仍奏先年差官侵漁宿弊及
諸府管解之苦請以明年為始勿遣內臣抽印止委府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十一
佐仍以抽過木植易銀濟邊工部是其議故有是命
今上萬曆二十四年十二月管理通灣店稅太監張燁奏
千戶趙承勳等誣捏國事欲撓國課奉 旨逮捕與吳
實等面質侵欺奸弊該季錢着張燁上緊催征不許延
誤 二十五年正月應天巡撫趙可懷奏六合商稅抵
補止三百兩而設一局其間能無強勒能無贏餘恐祇
爲局官吏書借竇且近聞此處商旅率多稱苦是不可
不爲之一問夫軍需不缺則不病國編派不加則不病
民抽取不及則不病商夫便商而又便國便民則革之
善者也有 旨該部知道 騰驤右衛百戶鄭惟明奏
差官往天津等處徵收商店稅租奉 旨店名廣安着

御馬監太監王朝同原奏官前去徵收店稅寫 勅與

他 二十五年管理天津店稅太監王朝奉差循例博
採輿情酌徵收完規額等事奏徵收各項雜貨稅銀乞
勅戶部行有司遵行從之

按雜稅進銀始此嗣後各直省內臣貢獻無定期不可
勝書矣

二十五年七月直隸巡按馬從聘奏臣奉 命催償糧
運過德州見山東司道等官言近日泰山崩開一處相
離一里有餘共相驚訝以爲非常之異及至天津見邸
報始知 殿廷被災視昨歲 兩宮之災更加酷烈蓋
不勝悲歎謂邇年時事多舛災報頻仍然未有昭明顯

赫如此之甚且并見于一時者也而開礦一事尚未允
停及見錦衣衛指揮楊宗吾叅究原奏官許廷棟恐嚇
官民財物假雕印信關防等事雖奉 旨允行撫按提
問而開納如舊 皇上將謂懲此一人遂可盡絕騷擾
之害全享開採之利乎礦之蠹費殃民招釁啓亂前後
諸臣言之已盡臣無容贅獨計泰山者五岳之宗百靈
之會也一日崩移豈無自致蓋地脉宜于厚藏靈氣忌
于宣洩年來開礦之使分道四出無論有礦無礦一槩
開挖斬絕地理之綱維毀傷山川之靈氣泰山之崩兆
實應此及今停止尚悔其遲若再因循更復何待昨輔
臣所奏專責撫按官領 勅收採取盈今數尚爲委曲

遷就之說實未盡按本塞源之論况原奏各官盡無籍
乞丐之徒資身無策借名獻礦因而窟穴其中藉威生
事騙詐擾民無所不至而仲春實爲之倡曾經河南撫
按連章叅奏原疏見在可復而核也至于真定等處奏
官鄭一璘等初至地方尚騎馬張蓋旣而乘轎辟人卽
投靠棍徒亦抗禮縣官嚇取財物况閭閻細民其何以
堪紀綱凌壞已極人心痛怨入骨種種惡孽俱不在許
廷棟之下懇祈 皇上當此天怒已甚事勢已極屏絕
貨殖之私亟下更始之令將先後遣使悉行 召還仍
行各地方撫按查原奏官所犯罪狀據實 上聞分別
議處用彰 皇上改過不吝之誠以洩萬姓積憤不平

之氣實今日消弭之一大端也 山東開礦太監陳增
奏福山知縣韋國賢等阻撓礦務監禁奉差旗校 上
以差去旗校乃奉 旨體訪各處礦務韋國賢這廝不
遵 君旨阻撓抗違又擅拿 欽差人役蟻視 國法
好生可惡着錦衣衛便差的當官校并楊萬年高應第
都扭解來問萬象春黨庇逆官欺蔽不敬且着罰俸一
年 二十六年四月管理通灣店稅太監張燁奏勢豪
憑籍欺隱 國課得 旨奸商劉一朋着錦衣衛便差
的當官校扭解來京究問 天津督徵店租太監王朝
奏南兵鼓噪成風強毆領 勅內臣得 旨狂役生事
的也着王朝分別處治務要各令心服畏法安戢 六

月太監王朝進租銀二千兩奉 旨此租稅并通灣店
課及各處開採礦務俱係武職官土人奏請助工濟邊
之資該地方有司官員全無爲 國恤民之意視爲胡
越不肯着實遵行這所奏稅租錢糧爲重且該地方官
亦有同事之責以後府衛首領州縣佐貳以下部兵千
把總等官悉聽爾職委防守如有疎虞不宥 七月神
武左衛千戶宋仁奏請湖口縣設稅 九月天津巡撫
汪應蛟奏徵租店使病故查報見在錢糧并乞俯 賜
停差以蘇民困奉 旨店稅徵租原爲彼處官民所奏
遵行已久何乃遽欲停差汪應蛟旣膺海防重任親見
軍旅煩費不能畫一奇策足兵足食節財省費而乃循

羣小喜事之輩要名妄瀆姑且不究 十二月太常少
卿傅好禮奏假官抽稅奉 旨這所奏畿內無名亮棍
輒敢擅豎黃旗假官抽稅虐害小民好生可惡便着廠
衛差的當官校拏扭來說初九日復奏奉 旨 畿輔
小民窮苦朕豈不知體念但政務煩冗事幾叢集少候
自有裁度傅好禮這厮既有前本如何不聽候 朝廷
處分輒敢逞臆瀆擾顯然要挾 君父好生無上本該
拿究姑且降三級調用不許朦朧推陞今後再有這等
的原奏之事停寢本人重治不饒 大理卿吳定奏請
宥直臣以宣德意 上以其出位黨護傅好禮降雜職
定降三級俱調邊方用不許朦朧推陞 太監馬堂奏

土虎張子和等阻撓打搶 上令錦衣衛逮問 二十

七年二月留守後衛千戶張宗仁奏敬陳末議請復舊
課等事奏徵杭嘉寧紹湖貨稅奉 旨這所奏浙江舊
有市舶稅課見今尚復徵收就着奏內崇文門奉御劉
成督率原奏官民前去會同彼處撫按等官照例徵收
解進以濟國用不許擾害地方寫 勅與他 三月天
津徵稅太監馬堂奏亟議加增界內舖店牙課等事奏
每年再加銀二十萬兩奉 旨是天津臨清徵稅銀兩
每年如數解進不許疎漏隱匿 錦衣衛百戶柳勝秋
奏懇 恩查閱原奏并乞 聖旨以便遵守事奉 旨
這所奏密雲縣地方貨物稅課都遵照 勅諭開載徵

收不許重疊困累商民還着內官王忠張燁會同該撫
按官議定具奏該部院知道 管理通灣太監張燁奏
年例事竣恭進租銀三千三百一十餘兩奉 旨銀兩
着進收通灣租課地方着會同天津馬堂分定經界以
蘇商困今後不許越境互相重復徵收戶部知道 四
月儀真太監暨祿奏商民抗 旨阻撓叅守禦楊應光
坐視不救又巡視南京西城馬嗣元題有百戶前來本
京上新河本舖地方豎立旗杆收攔江稅鈔出示每貨
一兩納稅三分并搭包皮箱一應物件俱要盤驗明白
方准放行比有沿江灣泊船隻約千餘人不服將百戶
隨從人毆打又大學士沈一貫揭爲京口儀真差官抽

稅乞

賜停免奉

旨

朕覽卿奏情詞迫切具見忠

愛至意連年以來西征東討兼發賑濟以致帑藏匱乏
目今 兩宮雖已就緒 三殿將次興工且有應行典
禮若非設處財用安忍加派小民所奏兩處地方不遠
京口聞已免差遣儀真縣處照前 旨行 錦衣衛百
戶陳道元奏蘇松常鎮四府抽取商稅每年可進五六
萬兩 千戶游俠奏奸險府官吳寶秀等朋謀抗 旨
上欲重擬大學士沈一貫揭請得准送法司擬罪具
奏 天津徵稅太監馬堂叅守備王煬奉 旨王煬蓄
謀調度大肆猖狂已有 旨了首惡王朝佐等着該撫
按等官遵 旨上緊嚴拿具奏不許徇私延緩馬堂着

策勵供職還要禁止額外需索不許濫用匪人 又

諭奉御陳奉曰湖廣江西地方隔省不同濫差曠遠征

收殊失 朝廷裕國通商之意各處稅課着照撫按所

管行若有聽信撥置妄行奏擾一併治罪不饒 五月

錦衣衛千戶韋夢麒奏湖廣荊州地方原有辛効忠店

房曾經 遼藩竊據抽稅復有張居正私意革免前稅

今被土豪奸棍侵費 上命原奏官民前去彼處守備

內官會同撫按作速查明 兵奏不許徇私隱蔽 浙江

巡撫劉元霖奏愚民聚謹 乞宥并 勅權使嚴禁

約杜奸萌以安東南重地 旨朝廷差官稅課原為

裕 國通商征收經紀之 餘何乃各該有司官不能

仰體奉行以致人心驚擾這奏內倡亂首惡便着嚴行

拿究題請正法其餘脅從悉皆赦宥還明白曉諭撫按

地方今後務體 朝廷德意公同調停如 勅奉行不

得仍前坐視成敗一體治罪不饒 鷹揚衛正千戶王

宮柱奏河南彰德府鄧州等處土產貨物及各馬稅課

有裨國用 上命開礦太監魯坤管徵不妨礦務督率

原奏官民前去彼處會同撫按等官照例徵稅及馬匹

解進不許擾害地方 遼東徵稅太監高淮奏奸商結

黨阻撓奉 旨這所奏開原廣寧山海關羅城地方客

商聚眾鼓噪千總陳事忠及指揮齊汝功等不行救護

好生可惡陳事忠等并行克首惡趙良輔等都着撫按

官嚴行提拿分別奏請正法不許怠玩徇私容縱其餘脅從俱赦宥 又奏山海關內舊有鎮守府一所見今空閒改爲福德店進置店銀五百兩 山東徵稅千戶喬嵩奏德州清寧徐州南界等處稅課每年可加銀四萬兩與原額共銀十萬有裨國事 上命內官陳增遵照 勅諭會同撫按等官照例收徵銀兩一併解進馬堂着遵 勅旨督管徵收臨清天津等處錢糧 朝廷開礦徵稅原爲裕 國通商愛民德意何乃原奏官民不知仰體又不由 欽差內官督率奏請輒懷私弊徃徃辯爭朦朧瀆擾殊失體統今後各處敢有違法的着彼處內官嚴拿叅究治罪 太監李鳳奏廣東廣州府

及太平橋海嶺等處稅課 上命會同撫按官遵照

勅旨照例徵收銀兩解進以濟 國用爾須潔已奉公不許重徵疊收困累商民 燕山衛百戶韓永受請復廣西地方水陸通衢并土產貨物稅課及開採礦務有裨國用 上命御馬監右監丞沈永受督率原奏官民前去彼處會同撫按官照例徵收開採銀兩解進不許擾害地方 薊遼總督邢玠奏內官高淮奏討原稱空閒衙門准改爲福德店今查係薊遼兩鎮總督軍門駐扎適中調度處關係邊防豈有改移之理奉 旨既有空閒察院公署一座准奏即便查與高淮着爲前店應天衛百戶范蒼奏貴州稅課并土產名馬有裨國用

上命內官監左監丞張慶督率原奏官民照例徵收
內閣揭帖諫止 上諭覽卿奏忠 君愛 國遠慮深
謀嘉尚不已且貴州稅課差官非專爲貨財欲訪彼中
軍民利病起釁之由耳旣卿這等說朕亦思念正在用
兵征討之時 勅諭留中未發已停寢矣况大臣義同
休戚尤當仰體調停鎮靜何乃各衙門今又紛紛瀆擾
其如 國體何前遣內官張慶已不着去了特 諭卿
知 太監高家進福建稅銀奉 旨這所奏歲徵稅銀
五萬兩爾旣會同撫按等議處完足照 勅旨按季解
進這所議本省兵餉留用三項銀兩內樽節各項銀五
千八百八十一兩并裁減各項銀六千九百二十四兩
俱准留充邊餉之用其中折價銀二萬二千四十二兩
有零稍俟兵餉充足還着照舊應用 騰驤衛百戶仇
世亨奏湖廣通省各府州縣積貯各項存留羨餘等銀
約有億萬餘兩及興國州民人徐鼎等朋掘古墓黃金
巨萬 上命內官陳奉不妨原務帶管督率原奏官仇
世亨原任守備官戴燁土民添有光會同撫按官員查
明銀兩一半留與本省兵餉賑濟支用其一半及金兩
等件一併解進應用 濟陽衛千戶何其賢奏查無礙
銀兩奉 旨近來御史蕭重望題請清查天下郡邑歲
額餘銀解部益餉已奉 明旨下部至今未見題覆好
生徇私玩視奏內各省歲額餘銀及積無碍銀兩便着

各處差去督理稅務內官孫隆等會同各該地方撫按官從公嚴加查勘具奏若有隱匿抗違支吾玩視指名叅來重罪不宥 十一月 諭戶部南京係 聖祖舊都成法設定在外縣則有額設門攤稅課征解府部交納在京城則有供辦 陵殿薦新等項之費豈堪復行編審舖行及門面房號徵銀 朕已洞知乃有內外官員查議奏請之 旨今既經內外守備監府部院及科道等衙門會議查明准免漏派徵收內蘆課銀兩照舊屬于工曹專管清查供辦 等項支費其沿江上下新漲洲田照承天役 例就着守備太監邢隆劉朝用督管擇委南監廉慎內管一員前去會同

撫按等官公同南部蘆政司官督令各該府州縣官備查遺漏隱占數目冊報仍親行徧歷丈勘明白照例起課銀兩每年解進應用不許擾害地方如有官吏及勢豪人等抗違欺匿情弊據實指名叅來治罪不饒 十二月大同巡撫房守士酌議歸併稅銀奉 旨大同乃九邊第一重鎮外隣強虜內護 陵京地方至寒至苦朕豈不知這本內說山西太原等四府及鴈門等三關稅課已盈五萬額數屬于內臣孫朝其大同一府稅課四千八百兩及查理牧馬草場及無碍官銀俱屬于張燁都着各遵 勅旨管理解進如有彼此偏聽爭競奏擾的一體治罪不饒 時大寧前衛千戶劉三槐奏恭

獻巴山瑞礦等事奉 旨這所奏獻礦山忠義可嘉准
差內承運庫僉書右少監王相督率原奏官民前去彼
處會同撫按照例開採銀兩解進不許擾害地方寫
勅與他 府軍右衛前所正千戶陳保奏自去歲見
聖旨差內臣李敬前去廣東雷廉瓊三府所屬合浦等
處採取然其間未盡事宜不敢隱默看得廣東一省十
府之地產珍奇之物則有珍珠瑪瑙珊瑚琥珀瑁雄
黃象牙倭段翠毛冰片硃砂等物雜貨之類則有沉香
降速苜草蘇木胡椒白糖龍枝及諸品藥材等物古稱
豐稔之鄉萬物叢集之處若令各商各行牙稅銀兩每
年不下三萬餘金皆被本土勢豪霸侵肥已此臣之汲

汲于心者一也臣查得 世宗初年廣東原設有總鎮
兩廣地方 御馬監太監潘忠市船司太監熊宜看珠
池廉州府楊梅青鶯平江三池太監牛榮臣見近奉
欽依內臣李敬雖在彼處率眾採珠三府所屬動經千
里之外使李敬一人兩目不能遍觀隻身不能兼歷第
恐羣下作弊以致精細者不能以進供 上用此臣之
汲汲于心者二也臣訪得在內忠正之臣惟內官監太
監李鳳歷事 三朝忠誠廉樸年逾五十動止周詳伏
望我 皇上俯察臣言遵照 祖制舊例 勅命內官
監太監李鳳充任總鎮兩廣兼管廣東等處抽稅并珠
池等地方訪察軍民利病得失不時密封奏 聞如有

一 土產及方物珍重器寶不時差人進 獻及將先年彼處原設市舶司內臣衙門伏乞 欽賜店名不妨總鎮事務協同臣等前去徵收稅租銀四萬兩每年兩季解進 御前交收庶民無侵擾之私則大工得以克濟矣
上卽俞允 燕山右衛千戶胡忠奏請復舊稅急救時艱以濟大工以裕邊儲奉 旨這所奏福建八府一州舊有市舶稅務以濟 國用准差 御馬監左監丞高宗督率原奏官民前去彼處會同撫按等官照例徵稅解進不許擾害地方寫 勅與他 忠義右衛千戶張國臣奏因時效忠恭獻奇寶照例採取以裕 國用奉 旨這所奏雲南地方所產金銀礦洞極廣且有寶

井奇品等物有裨

國用准差尚膳監太監楊榮督率

原奏官民前去彼處會同撫按等官照例開採解進不許擾害地方寫 勅與他 燕山前衛指揮馮剛奏謹獻奇異銀礦以助大工以補 國用奉 旨這所奏福建地方見有先年礦洞設兵防守開採便益就着市舶徵稅內官高宗^帶礦洞督率原奏官民前去彼處會同撫按等官照例開採解進 太監李鳳奏土豪李芸私抽耕牛稅銀又同主謀鄉宦原任通判吳應鴻舉人勞養魁鍾聲潮梁斗輝等結黨千餘樹旗作亂驅毆衙門平毀公廨劫搶錢糧 上命錦衣衛差的當官校將李芸等拿解來京究問有名的仍行 欽差內官李鳳會

同撫按官嚴拿正法其餘脅從姑免追治以安地方
雲南道御史葉永盛奏言邇者礦店煩興權議繼起中
使狼戾棍黨橫行西北江浙之間不勝其擾惟是 留
都根本之區稍稍安枕臣竊以爲一方私慶不意無賴
武弁鄭一麒馬承恩輩復有京口儀真獻店設權之請
嗣京口無遣而儀真等處之稅如故已經科臣連疏抗
論未蒙 俞允臣方欲具疏復論忽接邸報見供用庫
左副使暨祿條議復舊稅內開沿江各府州縣內外河
道有裝販私鹽貨料等項並容其統屬覺察夫自古設
權止于江湖要津並未連及各府州縣亦止商賈裝載
並無土商土著名色原奏官馬承恩借一儀真而牽連

沿江上下借一商稅而巧立土商土著名色其設法造
謀蔓延四及已罪不容誅乃暨祿又從而推廣之承恩
曰沿江上下而祿又益之曰各府州縣承恩曰要津通
衢而祿又益之曰內外河道夫江南諸府州縣雖深山
窮谷何處無河何處無水道雖窮鄉僻塢亦何處無土
著何處無交易今不論內外盡歸統屬則舉留都之府
縣舉各府縣之河埠細及米鹽鷄豕粗及柴炭蔬菜之
類一買一賣無物不稅無處不稅無人不稅將縣無寧
村村無寧家內外騷動貧富並擾流毒播虐寧有紀極
此開闢以來所未有之暴也暨祿又曰名不正則事不
當欲將韓文盛等給與官帶委官名色庶免勢豪復捏

假官之玷頃者 畿輔之間假官私委已不勝擾然曰
假官人猶得持其短長彼猶隱然惴懼惟恐一朝敗露
譬之魑魅魍魎晝伏夜出肆害尚小今既 欽給冠帶
彼將顯然以 命官自居恣睢縱肆何所不至即使噬
人白晝掠貨通衢如狼如虎如盜如虜誰阻之者且中
官藉此輩爲爪牙此輩又藉各土棍爲羽翼凡十室之
村三家之市有土著卽有土棍有土棍卽有藉土商名
色以吞噬鄉曲者是梟獍連袂而戎莽接踵也民尚得
安枕而臥哉 聖旨謂不忍加派小民臣謂加派雖云
害民然派有定額徵有定制不如制者上司猶得以三
尺議其後此則橫心所逞更無限制橫口所噬更無忌

憚告之府縣府縣不敢理告之撫按撫按不能問告之

陛下 陛下又以爲阻撓而反罪之民怨結曾哭泣
遍野如是而人心不離天下不亂者自古及今未之常
聞此其事非加派而害更甚于加派 皇上不忍之彼
而獨忍之此是知挺之殺人而不知刃之殺人也
皇上之意以爲徵商稅乃所以蘇小民不知奏內土著
土商正所謂小民小民與商其實無兩諱言于民駕言
于土商此羣小之巧計柰之何其不察臣聞 天子以
四海爲家所不足者非財此數者歛之百姓不啻股骨
髓聚之內府不足當毫毛爲毫毛無益之積致百姓流
離困苦之憂非 聖明所宜忍而况上取一下取二官

取一羣奸又取二利則歸下怨則歸上名則一朝廷蒙其垢實則羣小享其益 陛下何苦身歛怨而予奸黨以劫奪之藉為也伏念 皇上燭羣小之奸謀軫無窮之蔓禍輕目前之小利思將來之隱憂收回 成命丞停暨祿之遣仍將首事鄭一麒馬承恩韓文盛林廷桂等付之法曹斬首藁街以為將來欺 君瀆奏之戒工科左給事中張問達疏釐正三事 一曰別忠佞之言以絕禍源國家所資于言者為其陳利病而議興革也顧忠言每孱于縉紳重義之輩佞言則發于武弁無賴嗜利之徒 皇上試檢年來奏章言礦稅者誰而止礦稅者誰乎始奏開河南礦洞者千戶仲春也而指揮

千戶王允馮綱等即相繼以各省之礦務奏而礦為害始奏增通灣店者千戶趙承勛也而指揮千百戶馬尚仁鄭惟明等即相繼以各省直之稅務奏而稅為害始山澤已竭關市已空而指揮千百戶郝承爵劉鑑等猶以各省直未盡之礦稅奏于是開採權稅之害如焚而沸愈虐矣營身家之囊橐重省直之困傷果于 大工何與而公帑何裨乎媚 上罔 上誘 君欺 君武弁之心何其私而其言抑何佞也至于輔臣之疏部院之疏與夫臺省之疏侃侃然剖析礦稅二大害吐精白瀝肝胆何其忠也佞言易入而害實易明忠言難售而益終難却臣故曰別忠佞之言所以絕禍源也 一曰

嚴貪酷之罪以懲巨惡我朝令甲官員貪酷者俱爲民重則逮治擬配擬戍又重者置之大辟不少貸法何嚴也乃今曠稅內監左右之奸如中書程守訓原奏官陳保韋夢麒及張羽科楊汝信林攀劉之良等嚇詐多賍以數十萬計而溪壑之慾難盈打造金銀器皿以數千計而雕鏤之玩日進郡邑百姓皇上之赤子也毆傷至五十餘命縣驛史丞皇上之職官也捶楚至一時就斃射人手膊汨人師徒撤人廬舍掘人墳塋貪酷至此極耶未極耶奸惡劉有源挾仇嚇騙唆斃儒紳業已奉旨逮問如律正法矣守訓等罪狀較有源不啻十倍叅劾者不止一官一疏反從而宥之寬之法若此

正耶未正耶皇上毋令騷擾地方不忍加派苦累商民之旨一切違背而雄行橫歛以致在在驚惶人人危殆激變以貽君父之憂及今不正其刑而守訓等之剝削攘奪將日益甚故曰嚴貪酷之罪所以懲巨惡也一曰明叅劾之權以正國體夫皇上所恃以約束臣民肅清中外者在紀綱故在內設都察院十三道與六科臺省之臣以至糾彈司封駁此國體也自臺省而外別衙門卽以公事論列猶爲越職况于中使宵人乎今曠稅內監叅論郡守有湖廣內監陳奉叅論府佐之疏有雲南內監楊榮叅郡守之疏廣東內監李鳳叅鄉官舉人之疏貪心一拂飛語輒興浸浸而論及

按臣矣又浸浸而論及撫臣矣今山西內相孫朝又論
清介第一巡撫之魏允貞矣嗟嗟守若令奉 上命以
愛養斯民也爲何等官巡按奉 上命總全省除暴虐
以安百姓也又何等官而陳增孫朝等敢于哆口論列
將曰各省直之官員無大小盡由我叅劾各省直之利
權無遠近盡由我播弄自此而變亂鼓煽自此而威劫
淫刑則復何顧忌而亦復何事不爲利器假之匪人太
阿因而倒置一假百縱長此安窮紀綱陵夷殆盡如是
而猶可以言 國體乎猶可不亟正乎臣以爲有司中
不恤民隱失職者糾在撫按按臣中不爲地方失職者
糾在臣等若陳增等之捏奏有司是公肆誅求也孫朝

等之捏奏撫按是明擅威福以報夙恨也肆誅求非法
擅威福以報夙恨尤非法 皇上宜赫然下 嚴旨切

責之嗣有怙惡不悛挾私妄奏如陳增孫朝等必罪仍
著爲令則威福操之 皇上而羣小自凜然畏三尺矣

臣故曰明叅劾之權所以正 國體也此三事者關係

國家生民最重臣不敢以一身一官之故上負 皇

上下負民生故敢效其諤諤之忠伏乞 勅下部院議

覆施行 二十八年正月錦衣衛百戶夏榮奏魚課久

虧餘鹽可惜奉 旨這奏直隸寶坻縣地方先年設立

魚廠原係內官管理歲進銀兩以供祭祀享用着開礦

內官王虎兼管督理其彼處鹽場念係 畿輔地方豈

可擾害困累 羽林前衛千戶王承德奏遺稅奉一旨
這奏南直內遺廬州四府州縣稅銀每年可得銀四萬
兩准着儀真督稅內官暨祿帶管督率原奏官王承德
爲首土民謝溥前去會同撫按等官徵收銀兩一併解
進何用多人叅議以滋煩擾 杭州土民童學羅天德
等奏稱先年行查天下僧道廢絕山田地產可變價助
工見有浙江杭州府洞霄宮存產萬金俱被勢豪盡占
舉一可知有 旨令撫按官查奏 錦衣衛百戶王體
仁乞併船稅奉 旨湖廣如奏浙江諸處俱以重復報
罷 南京守備邢隆奏管洲田 上可其奏 山西撫
臣魏允貞奏增稅額奉 旨這本說山西五府地方原

奏稅額銀五萬兩大同屬于張燁已徵稅銀四千八百
兩今奏請行令太原等四府于四萬之外再加稅五千
二百兩屬于孫朝共足原奏五府五萬額數既會議奏
來特准如數徵收銀兩解進以濟國用以昭 朝廷愛
惜邊疆商民德意 陳增奏南直隸雲臺山三官廟每
歲香稅一千餘兩願比泰山事例委官查收以助國用
上卽命陳增收解 賜廟額爲護國三官廟 浙江
稅務監丞劉成奏清查各省歲額餘銀及餘課無碍銀
兩 上以南北二直隸係畿輔地方各有所司不必會
查已有 旨了奏內蘇松常鎮原係南直隸所屬着孫
隆免行會查其浙省便行 欽差內官劉忠遵照前

旨上緊會查具奏 丘乘雲進四川稅課銀七千七百餘兩奉 旨昨把總韓應龍所奏四川成都等府出產茶鹽稅課并重慶馬湖等府沿山千里盡產名木其大者進上小者變價歲利約可十萬餘兩如何朦朧重覆具奏顯是欲得委用圖利肥己擾害地方其茶鹽稅課照前 旨徵收解進該省所產名木就着內官丘乘雲會同撫按等官查勘具奏照例採取以濟大工奏內清查本省積餘無碍銀兩遵 旨上緊會查解進應用韓應龍姑不究 孫隆奏王鎮等懷奸撥置越界橫征

上曰前有旨直隸沿江一帶往來船隻遺稅准着儀真督稅內官暨祿會同徵收不許侵越鈔關并各處疆界重徵疊收今如何聽信原奏官百戶王鎮土民錢文明等撥置又于無錫孟河京口等處統率羣奸隨從數百餘衆徧插黃旗指稱 欽差員役攔截商船一槩重徵以致商船遠遁虧損稅課好生違背欺玩暨祿姑免究着策勵供職王鎮及錢文明還着暨祿會撫按官嚴提問擬不許連累無辜以安地方 吏部諸衙門尚書等官李戴等奏九月中太白太陰同見于上又聞狄道山崩成坑更于平地湧出山大小五座太白太陰同時晝見相犯已爲極異乃至山陷成谷地湧成山則自開闢以來惟垂拱中有之而今再見矣夫天命主于民心民安則天示禎祥民不安則天垂譴告欲承天意當順人

情近來天下賦稅之額比二十年以前十增其四天下
殷實之戶比二十年以前十減其五東征西討蕭然苦
兵自礦使出而百姓之苦更甚于兵自稅使出而百姓
之苦更甚于礦加以水旱蝗災流離載道 畿輔近地
夥盜公行至殺職官家屬二十餘人而地方官不敢以
盜聞臣等以為此非細故也 皇上憫念小民不忍加
派德意甚盛臣等豈不仰體但奉差諸使各圖其私跟
隨奸徒動以千百 皇上欲通商而彼專欲害民 皇
上戒以勿信撥置而撥置愈多 皇上責以不許騷擾
而騷擾愈甚 皇上之心但欲裕國不欲病民羣小之
心必自瘠民方能肥已蓋近日有神奸二種其一專務

窺探

上意具有成奏假武弁之手以上之其一專務

剥害小民畫有成謀假中官之手以行之運謀如鬼蜮
取財盡錙銖遠近同嗟貧富交困貧者家無宿儲止憑
營運但奪其數錢之利已扼其一日之喉至于富民更
被傾害誣以漏報 國稅誣以盜賣礦砂誣以私販官
鹽誣以偷藏禁木粧成局面聲勢赫然及其得財寂然
無事需求不遂立見傾家無地可容有天難訴利歸羣
小怨歸 朝廷假令民間不窮而怨民力猶堪而怨或
為民心猶固今以刺骨之窮抱傷心之怨一呼易動一
動難安今日猶是承平民心洶洶不定一有風塵之儻
誰為可保者夫噤賊誅關白死此皆用人丁以為兵用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十一
民財以爲餉若一處小民倡亂各處小民應之何取兵
乎何取餉乎 皇上神聖洞知今古自秦漢以來天下
危亂之由惟有四字曰人人嗟怨而已臣不敢言其遠
皇上試差親信忠實之人訪問都城內外里巷歌謠
令一一其實陳奏則民之怨否居然可覩天心仁愛明
示咎徵欲 皇上翻然改悟坐弭禍亂乃禮部各省之
章未蒙批發而奸民按括之奏又見允行卽如何其賢
遍解天下無碍官銀一節各處錢糧皆有定額所謂無
碍云者不過支剩羨餘近日征調太頻徵求太急正項
錢糧尚多拖欠羨餘支剩何處得之此令一下急如星
火不但指有碍爲無碍亦將指無銀爲有銀必將正項

公銀半充進獻公用無措又派民間庫藏旣空閭閻亦
敝有司一有爭執輒爲阻撓身且不保何有于官官且
不安何有于民又如仇世亨奏徐鼎掘墳一節事之有
無誠難懸斷然以理論之豈有一墓而有黃金巨萬之
理卽使有之亦當先下撫按勘核虛實分別首從先正
其掘墓之罪而后以墓中之物入官未有罪狀未明而
先沒入貲財者也片紙朝入 嚴旨夕傳卽有深冤誰
敢辯理不但彼此諸族又將攀害多人但有連株立見
夷滅 輦轂之下尚須三覆萬里之外止據單詞遂令
狡猾至賤之流操此生殺極重之柄此風一倡誰不效
尤臣等方欲陳奏而高時夏戴君恩之奏又得 旨五

日之內搜取天下公私銀兩已二百萬傾府庫之藏豈無盡日窮天地之產寧有已時奸內生奸例外創例臣等前日猶望其日減今日乃更患其日增不至民窮財盡釀成大亂必不肯止伏望 皇上穆然深思超然遠覽上天可畏下民可憐亟與 廷臣共圖修省杜中臣攘奪之路絕羣小窺伺之萌無令四海蒼生之衆結怨清朝無令千秋青史之編貽累 聖德臣等有心恤緯無力回天所望者 九廟之神靈所恃者 九重之英斷耳不勝懇切仰祈之至 二十九年四月南京四川等道御史陳燧疏近閱邸報覩 嚴旨處分楚事道府諸臣降者降逮者逮一切爲陳奉所橫詆而羅織者無

不落陷穽罹毒鋒矣迄今忽聞楚中稅監三月初六日殺死縣民李廷玉尹子芳郭維翰徐牛兒四人有被拿入稅府存亡未審者有王長兒謝夙二名俱被傷重垂死者嗟嗟清平世界有此景象傳流都下人心洶洶尚容緘默不爲 陛下一陳之乎夫 陛下初念大工煩費帑藏空虛特差權稅諸務聊佐一時國用之急顧諸璫肆出未免與小民較錙銖之利已非人情之所樂輸所以慰諭安輯之者獨有惓惓不許擾民之 旨也在也自陳奉銜 命入楚苞苴納級流棍掘人墳毀人房淫人婦女掠人財物刈人若草菅操聚歛培尅之術而侵撫按糾劾之權日弄機鋒節肆簧鼓恨州縣則害州縣

憎府佐則害府佐惡青衿則禍青衿今日謹守道明日傾監司暴戾恣睢日甚一日彼其心蓋視生殺予奪若掌中物而逮繫斥逐之令且朝奏而夕下 陛下果以奉之採權爲無騷擾之甚而姑縱之以重其事權乎傳云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財今者人與奉爲仇家與奉爲敵不可謂有人矣羣情鼎沸大勢土崩殆哉岌岌而尤異其能爲 陛下歛財臣等所未解也夫楚人深于怨從古記之慄勇輕悍又其俗然也獨柰何令惡璫如奉者以楚人戕楚人而激變之故一鼓噪于荊州再鼓噪于承天今又叠見于江夏矣猶幸不大致决裂者以二三憂 國奉公之臣素爲調護也頃見逮繫相仍權

殘已極靡不垂首喪氣人人解體卽忠良莫知措手爲

社稷計將來誰復爲

陛下腹心者孟氏不云乎君

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如 陛下責臣工以

腹心之報謂手足相視不當如今日犬馬之土芥之也

一旦緩急孰與排難

陛下卽不爲諸臣計獨不自爲

社稷計乎臣聞奉之處楚僭稱楚王輒呼千歲每出入陳兵自衛結納亡命數千人仍欲請十二中使碁布要地以惟所欲爲故先威揚道府州縣并鉗制撫按俾一切莫敢誰何識者已虞其有逆瑾之禍卽不然虐焰已熾怨讟日盈三湘七澤之間攘臂一呼聲應四起無論奉之終爲楚禍究其勢必至于不可收拾武昌去建

業盈盈一水順流而下信宿可至舊京重地能保安堵
無恙乎又臣等所大懼也矧荆楚乃 聖祖發祥之地
何容惡璫釀爲禍本切念 皇祖鑒察必然震怒揆之
聖衷亦自有大不忍焉者 陛下朗然洞察穆然深
思亟將陳奉逮去法司明正其罪上以慰 聖祖在天
之靈下以洩全楚士民之憤其先後被逮拘囚各官悉
從矜宥仍 勅楚中撫按而下大小臣工爲 國爲民
不隨不激各畢其應盡之職分而輯其未定之人心庶
幾一方安而天下安 宗社靈長之慶端有攸賴 五
月都察院左都御史溫純疏臣等目覩今天下第一殃
民起叛貽 君父不美之名者無如礦稅諸使今天下

第一安民弭叛昭 君父至美之名者無如罷礦稅諸
使蓋諸使之害一而叅隨之害百叅隨之害百而叅隨
所引用土棍之害不啻千萬叅隨以諸使爲城社土棍
又以叅隨爲城社城社徧天下而狐鼠亦徧天下狐鼠
徧天下而天下可保無事乎當楚變未成之先人已慮
有今日而不敢盡言使閭閻冤苦決裂以至此極致撫
臣身不能自保中使所仇者撫臣楚民所怨者亦撫臣
皇上所歸咎者亦撫臣然則撫臣將安策耶向使陳
奉早聽撫臣與馮應京等言預爲收斂禍豈至此而不
幸使撫臣馮應京等言驗而無益也雖然猶可爲也方
今各省礦稅縱使殃民不獨一陳奉天下欲甘心礦稅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十三
之使者不獨一楚人楚未旱荒猶不堪此欲剽刃于陳
奉今自黃河以北東極遼左西盡宣大方數千里麥苗
已枯秋禾無望民之食樹皮者已無皮可食賣子女者
已無人能買甚至有人相食之慘尚可謂楚雖變無傷
天下雖有類楚者無能爲民雖飢餓不足卹耶故臣等
切願 皇上遣官校速逮陳奉免爲亂民糞粉以全國
體庶明威出自 皇上而太阿不致倒持且今何時也
經年不雨 聖心已儆惕矣儆惕之言恐但激于一旦
儆惕之實恐旋涉于空文故臣等切願 皇上應天以
實撫衆以仁盡撤各省礦稅諸使兼釋馮應京蔡如川
吳應鴻華鈺何棟如甘學書王正志杜承芳等與海內

更始普天率土又誰不頌我 聖天子英斷向者 明

旨所謂權宜之計今果旋行而旋輟之也又誰不服我

聖天子之大信蓋一舉而中興之業成一日而太平
之治就不然人人切齒于諸使則人人思亂在在不堪
其困擾則在在效尤誠恐盡如楚而日且加甚以其加
于提校者加于諸使縱惡長奸辱國損威且滋甚而乘
時鼓衆斬木揭竿之風有不忍言而不易戡定毋謂臣
等今日坐視不言也然其機惟在乎 皇上一轉移之
而已 皇上慨然下盈尺之詔俯俞臣等所請則旣渙
之人心復萃將離之天意可回眼前之亂孽卽消萬禩
之鴻圖永固矣 江西巡按方大美一本鎮民鼓譟有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十一
因捕官救援無及據實直陳懇乞 聖鑒以周遠慮以
安重地事江西礦地旋封于此旋開于彼人心不無恫
疑臣不得已再四調停卽有一二山場久採無益臣伏
覆行各道禁諭居民幸不至于大譁臣一念愚忠以爲
上可供 內府之用下可全西江之命願與中使潘相
矢心奉公而無樂乎其生擾也不意七月二十五日監
舍王四豎立棋杆于景德鎮藻麗炫觀誼傳爭看乃王
四先令巡檢方河枷一人後令百戶劉光宸責一人隨
欲蔓擒平民再枷再責致激衆怒而碎杆毀屋臣于本
月二十五日巡歷瑞州得知卽星馳至省與撫臣會牌
行查業已具疏上聞矣忽于十二月十七日接得邸報

該江西礦稅燒造少監潘相題爲屬官藐法欺 君率

衆燒毀 皇廠并毀 御器懇乞 聖明大奮 乾斷

以壯 國威以正法紀事奉 旨這奏內土豪楊信三
構黨萬餘燒燬新建廠房并毀瓷器等項代署縣印通
判陳奇可旣係委官不行救捕好生欺玩陳奇可及楊
信三都着錦衣衛便差的當官校拏解來京究問其被
毀廠房准動支布政司錢糧委官量行修葺臣一見之
不勝駭異夫王四假中使之威方河劉光宸又假王四
之威一舍兩官鴟張虎踞叱咤若狂當五月 欽恤之
時 恩例免枷之日百姓何能堪此羣千百人起而闕
之思以逞于一擊因其脫逃無可甘心遂燒毀其屋而

燎及厰房門廊此誰召之而誰集之哉緣其聞所聞而
來觀者本爲逐聲見所見而狂肆者遂至吠影倉皇擾
攘之中無所施其舉手投足之力卽王四劉光宸且至
黑夜奔竄巡檢方河惟有踰牆避匿耳通判陳奇可職
司府捕兼管密厰使其袖手不救已爲喪心倘至主謀
放火罪何可宥然而奇可未始不纓冠以救也救且至
于被嫚罵中飛石而幾被重傷也祇以迂執之性自負
氣高出入之間動至跡忤中使以爲屬官而以文法繩
之奇可以爲府官而以禮貌抗之先是沈榜搖尾入幕
比日奇可強項分庭臣知中使久不能堪不虞今日之
事遂藉此以中傷矣若謂變起于奇可謀倡于奇可

鎮耳目昭昭具在卽中使此心且有不能昧者臣按一
方屬官果有不法而臣爲之救解臣不敢也起釁原有
別因而臣不爲之明言臣亦不敢也謹據實咨諏直陳
顛末至其法之當加與夫情之可原 皇上自有 聖
斷臣何敢必焉臣所慮者江西土瘠薄而風纖嗇民輕
去其鄉動相鬪格十三郡惟饒爲甚饒惟景鎮爲甚商
工輻輳亡命作奸有利則挾傭以爭有害則奮臂以起
擒之則鳥獸逃而不可窮治激之則蜂蟻聚而立致戈
矛民情之可慮也如此瓷器燒造原無額派錢糧率由
布政司設處并借工部事例四司料銀奏支乃今價值
日增每次估計數漸至于盈倍蒐求旣窮每次給發勢

甚艱于躊躇欲執前以規後恐苦窳或藉以爲詞欲那彼以就此則空虛終無以爲應帑藏之可慮也如此江省水陸至京必泛彭蠡涉長江漕漕千里出入波濤非浙省僅渡京口徑達閘河者比糧艘聯幫而進尚有漂流瓷船破浪而前寧無驚損待其驚損而責之補償既不能如糧船之攤賠賠補不前而責之重造又不免工本之再費船運之可慮也如此夫慄悍之民風旣難就約束之內有限之錢糧不能當無已之求而造船之議一行督責之威更熾中使未必甘爲荼毒而撥置則在叅隨叅隨旣已橫肆恣睢而播弄又在羣棍有司惴慄不敢問譬潰癰一決將來不可收拾恐未必如今日隨

聚隨散而撲滅若是之易也臣環歷江西遍觀十三郡之風虔南懸崖密箐峒賊據險阻以憑依蠡海巨浸狂瀾湖寇恃帆檣爲出沒兩地上下自昔患之然而兵戎星羅碁列譏察日謹月嚴控御自我令行禁止猶可杜意外之虞而絕潢池之警獨景鎮爲四方叢集之區益之以監舍生擾信州爲三省交界之地加之以採木妄傳今據廣信府申呈上永等縣流布妖言人心惶惑臣謂寧信其有毋信其無已行各衙門加意防禦恐其不測之患視景鎮爲尤甚爲此兩地者實爲江西之隱憂發于今日則變速而小發于異日則變遲而大至于大變而其戡定之術更有難乎爲力者伏乞 皇上申飭

中使禁戢參隨恪遵法令勿肆咆哮俾正供得爲轉輸
間閭可免騷動固西江之幸臣等之幸亦未必不爲中
使之幸矣再乞 勅下工部瓷價酌量虛實船運計議
安危採木查勘利害可省則省可罷則罷此今日弭變
之急務而江西千百年無疆之福 七月湖廣守備兼
管礦稅太監杜茂奏臣守備承天等處地方侍奉 陵
寢徵收莊湖子粒等項復于萬曆二十九年五月內
勅臣不妨原務兼提督廣寧店租礦稅鑄錢等項但臣
所理者陳奉已敗之緒而臣所憂者瘡痍未起之民若
應處徵解事宜不早爲奏請明白不免蹈前人之故轍
何以裕 國利民而稱委任之重哉自陳奉不能體

德意額外苛求以致商賈罷市行旅罷途人人自危在
在思亂卽承天爲 皇祖妥靈之地法紀森嚴亦敢揭
竿鼓譟而不畏臣之隱憂久矣今特遣兵部大臣前來
撫綏地方初定舟楫稍通人心始獲更生之幸而撫字
徵求勢難一時併舉此臣之所深慮者除一切應納銀
兩臣與撫官會議明妥設法徵採每年兩次解進以助
大工之用其武漢等一十三府二州原議包稅銀六萬
兩臣尚未知徵輸難易何如不敢擅議但查荊州襄陽
二府原不在額解之內俱係陳奉自行抽取以爲買辦
孝順貨物之用臣切思富有四海玉食萬方何者非其
所有令臣下借買辦孝順之故自取兩府稅銀收養亡

命之徒重徵疊取百計苛求且又填給勘合濫差匪人
無分省直到處尋買而差人于中取利用一開十用十
開百勢所必有又于所到處狐假虎威凌虐商人打詐
良善魚肉之苦不可勝言地方安能保其無事也况其
買辦之費不係出自捐貲乃令內帑減應得之稅臣下
增孝順之名羣小享侵漁之利地方受騷擾之害揆之
事體孰得孰失此輿情之所甚不服也臣若不改弦易
轍革故鼎新是雖非陳奉其人而尤陳奉其事豈不負
更易之 聖心乎臣于武漢等府應徵額稅銀兩外仍
將荆襄二府屬與撫按解銀除臣置辦鞘扛及一應公
費外將所解銀兩加添類進不必差遣一人收買一物

花費錢糧使怨歸于上利歸于衆務令衙門肅清投充

屏絕則地方無打詐之害商民應惟正之供自然勸輸
之恐後矣又何有揭竿鼓譟之變哉乞念三楚凋殘之
衆查微臣赤抱無私 乾剛獨斷俯准所請庶 國課
無虧下民益利而白叟黃童頌祝 聖壽無疆其餘未
盡事宜容臣會同撫按議處妥當再行奏請定奪施行

三十年二月儀真稅務太監暨祿奏稱原奏廬鳳淮
陽四府遺稅及沿江一帶船料共課一十二萬皆出揣
摩之數今地方旱澇閭閻蕭條商民盡苦乞以見徵定
額責成有司徵收類解奉 旨遺稅准照一萬二千兩
有司徵送暨祿收候船料照見進一萬一千五百兩同

原奏委官徵收數進 本年二月十六日有 旨開礦
抽稅爲因 三殿兩宮未完帑藏空虛權宜採用今着
傳 諭各處礦稅織造燒造俱着停止其南京供應機
房係舊制并蘇杭織造內官有 御用及婚禮袍服俱
着照舊已採徵在官金銀等件并織完絨疋燒完磁器
還着原差內官押解進用如有奸惡截阻及驛遞應付
遲慢者指名叅處鎮撫司及刑部干連前項人犯都着
釋放官各還職建言諸臣都着復職行取科道俱着補
用兵部尚書田樂戶部尚書陳渠俱着卽出供職工部
尚書楊一魁失塞黃洞口衝我 祖陵着革職爲民次
日司禮監太監田義又傳奉 聖旨開礦抽稅爲因

三殿 兩宮未建帑藏空虛權宜採用其各處礦稅織
造燒造等項俱照舊行俟 三殿落成爾等行戶部請
旨停止恐爾等不知 旨意到卽與各撫按等知聞
如有妄造謠言爾卽時指名叅奏重治不宥鎮撫司刑
部人犯俱牢固監候 是年三月刑科給事中楊應文
奏臣辦事該科見陝西稅監梁永本再四看詳竊痛徐
斗牛不得其死如此而猶未悉其詳也又謂杭大賢暴
橫無忌如此而猶未知其爲誰所使也及接陝西巡撫
賈待問揭帖具言渭南知縣徐斗牛奉公體 國稅銀
完解陡被積棍大賢謀克稅委仗梁永之勢假權稅之
名帶令叅隨李良金張月杭白子等數十餘人抗違不

許擾民 明旨冒稱 欽差大張旗幟勢焰喧嘩闖入
渭南縣堂餽以下程未厭也復索常例逼罵斗牛未已
也復鎖打胥吏收頭等而王興國趙應貴娼婦石小成
三命一時斃于箠楚之下彼斗牛始受其凌虐公堂而
不甘既被其殺死子民而不忍當日氣絕殞命通縣縉
紳生儒百姓不勝悲忿具呈正法則斗牛之死實由大
賢之逼所以令大賢恣暴厲殺縣官等四命則永使之
也是大賢罪在不赦而永亦難免主使之條矣茲奉
聖旨知道了奏內委官杭大賢致死知縣徐斗牛情由
果否虛實便着內官梁永會同撫按等官從公究問明
曰奏請定奪不許偏執徇私該部院知道則斗牛之冤

皇上業已洞鑒臣等可容無言矣但詳永之疏不曰
委官殺人有罪而曰委官含冤已極則大賢之惡固永
所庇護永身犯主使之條則固與大賢同科並罪者也
烏可使有罪之人而任會問之責乎况斗牛受 皇上
牧民之任職雖七品命實至重大賢一旦殺之則天下
之爲令者胡能一日安于民上而爲 皇上撫按元元
乎斗牛經管稅銀俱已完解于法可幸無罪大賢又烏
得奉永之命而遽殺之也至如王興國趙應貴等三人
雖微賤乎皆 皇上之赤子也螻螳三命祇供大賢之
一怒而人如草菅彼大賢與永信不可一日容于 聖
明之世矣伏望 皇上勅下彼處撫按將杭大賢等一

千人犯嚴行提究如律治罪梁永免令會問撤回京師
聽候 明旨處分則巨惡懲而 朝廷之法紀以振沈
寃雪而人心之忿恨以消三秦重地若安瀾矣 是年
二月江西巡撫夏良心奏本年正月准督理江西礦稅
燒造右少監潘相手本開該錦衣衛百戶王心澤奏浙
江衢州府接界江福永豐浦城官山內產大木乞要採
伐已經委官勘銅塘封禁山界連浙江福建江西三省
中無大木續該騰驤衛百戶趙應璧爲奏產有大小相
應開採該臣會同巡按御史方大美看得江浙閩三省
之交有山二處一名雲霧一名銅塘先年因寇賊據險
叛亂克平之後俱嚴封禁夫應璧所奏者雲霧今欲開

者銅塘 旨下所查者大木今所採者雜木數日之間
差人絡繹民間騷動闔境驚惶府縣之申呈累牘士民
之控告接踵咸謂銅塘一開禍機叵測與中使熟計而
竟不入也在中使視彼爲利藪在臣等慮此爲難端但
本山崇岩邃谷外巉內夷素爲盜賊巢穴蓋自唐宋以
來卽爲封禁其故姑無暇論 明興以來宣德正統間
爲叛寇項三鄧茂七葉宗留王龍鄭祥四蒼大頭等哨
聚不獨殺官兵荼生靈不可數計而叅政張英戰歿知
縣鄧顥遇害正統十四年特遣尚書金濂寧陽侯陳茂
保定伯梁瑤平江伯陳豫相繼帥師征勦數年乃平轉
餉征兵暴骸積骨難以縷述至嘉靖四十五年江西德

興浙江開化礦賊作亂劫掠直隸徽寧等處突入婺源
縣燒燬縣治大掠而還其勢益熾于是科道諸臣請設
總督及兵備等官將前山嚴加禁封揭立豐碑以示永
久又增立巡司多兵防禦此可按籍而考也迄今三省
地方人民獲安詎非封禁之明驗哉今日開山伐木
恐有四方如鄧葉輩觀釁乘隙竄聚揭竿江省自此無
寧日矣職復考形家書南條幹龍之脉起自岷山其一
支自南而來度庾嶺從節武抵信州千里來龍羣峯起
復結局于建康鍾山風藏氣聚 太祖高皇帝園陵在
焉又聞形家言銅塘分水東流入浙西流入江中爲建
康龍脉過接之處極宜蔭護不得損傷夫士庶之家一

丘一隴尚圖林木叢茂世蔭護來龍

皇上爲

聖子

孫建億萬年不拔之基詎可不爲

祖陵計聽彼開山

伐木俾龍脈單寒致有損傷乎

三十三年十二月初七日文書房劉用捧出

聖諭內

閣朕以瀕年

天象示警朕心兢惕殊切省躬昨覽工

部再疏題請昇建殿門以完鉅典但物力難支何時就
緒連日熟思見今河工城工一時並舉工程浩大錢糧
數多內外帑藏俱匱民窮財盡之時朕甚惻然已遣內
官監經管內官查理通灣見貯木植回奏且大工浩費
不貲其開礦抽稅原為濟助大工不忍加派小民採征
天地自然之利今開礦年久各差內外官俱奏出砂微

續文獻通考卷之三十一
細朕念得不償費都着停免若有見在礦銀就着礦差
內外官一員一併解進馳驛回京原衙門應役凡有礦
洞悉令各該地方官封閉培築不許私自擅開務完地
脉靈氣其各省直稅課俱着本處有司照舊徵解稅監
一半解進內庫以濟進賜供應之用一半解送該部以
助各項工費之資明顯朕仰體上天仁愛祖宗監臨敬
畏脩省實政昭示朝廷權宜濟助大工愛民固本德意
待大工稍有次第奏請通行停免卿等擬諭來行
此諭一出而商頌於市旅頌於途民頌於野數年積
蠹一掃而更新之漢武輪臺之悔何少讓焉

續文獻通考卷之三十一終

續文獻通考卷之三十一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市糴考市

宋

孝宗隆興元年詔軍興以來一應朝廷科降并督視行府
兩淮節制司江淮宣撫司都督府收買軍需蓋造營寨
之類並係科撥經總制及支降激賞錢糧於州縣和買
措置尚慮官吏夤緣掊歛不即還直許令人戶越訴仰
所屬監司按治以聞 乾道六年臣寮奏每遇大禮凡
所需之物動以千萬計有司但依例拋降近處州郡收
買州郡則責辦於屬邑屬邑則取足於平民並不支還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十一

四百〇八

續文獻通考卷之三十一
六
價直又輦運所費不貲交納之際老奸宿猾邀阻乞取人受其弊無不怨嗟臣謂三歲一舉希闊之典豈不能捐十數萬緡錢選清強官於近便去處置場和買或許客旅販賣依時價交易嚴立賞罰絕去奸弊乎詔從之
淳熙元年詔諸路州縣市令司日下並罷官司及在任官收買物色並依民間市價支錢不得科抑城尅如違以違制論許民戶越訴 壬子江西漕臣錢佃等奏興國軍以公使庫酸敗酒散下通山等三縣抑勒百姓高價收買臣等雖已禁止乞嚴行禁約詔監司開具散酒當職官吏姓名申尚書省 五年四川制置胡元質等奏夔路之民爲最窮而諸州科買上供金銀絹三色

民力重困所有大寧鹽課委無增羨臣今與總領所及本路轉運司公共措置已將鹽課攢剩之錢買金銀發納總領所及茶馬司蠲九州民間歲買之弊外有餘剩錢若干可以盡免今年夔路諸州一年全科民間買絹之數餘錢又可作民間每歲貼助之費民力可以少蘇並從之 十一年臣寮言諸處夏稅和買止有折帛折錢二色惟湖州吉安一縣獨多折絲折帛折綾民間困于輸納朝廷以其旣納絹紬又以細絲織綾許以粗絲織絹謂之屑絹自前任顏度申請改屑絹爲絲絹遂使此邑重困續後邑民皆詣闕陳訴已蒙朝廷仍舊許納屑絹而夏稅產絹猶有細絲乞令產絹亦依舊用粗絲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十一
織造從之 臣寮言聞諸州軍受納夏稅官吏邀阻間
有將堪好絹帛強行打退却置場用低價收買其官中
既已買下退絹多作畸零折納高價不恤民病利其贏
餘欲望嚴禁今後州軍置場收買退絹許人戶越訴令
監司御史覺察違戾科罪從之

寧宗開禧三年詔紹興府均敷和買

理宗嘉禧三年臣僚言官司以官價買物行舖以時值計
之什不得二三重以遷延歲月而不償胥卒並緣爲奸
積日既久類成白著甚而蔬菜魚肉日用所須瑣瑣之
物販夫販婦所資錐刀以營升斗者亦皆以官價強取
之終日營營錢本俱成乾沒商旅不行衣食路絕望申

嚴禁從之

紹定時李鳴奏會稽郡賦重民貧以和買

一色言之其爲額當一路之半雖淳熙特與之蠲減紹
熙併與之均科而民之困於供輸仍在此無他其爲額
太重故也祖宗時貨輕而錢重錢之在官者先期而給
絹之在民者易歲而輸官既與民相資民亦樂爲官市
是之謂和買時異事變名存實亡價直弗償鑿空科取
無復有所謂買矣送輸少緩鞭撻即加無復有所謂和
矣重以物價翔踴視昔何啻數倍官但督迫民惟怨咨
嘉定庚辰朝廷將累歲實催之數按爲定額一半理估
行之十四載民力稍寬端平初元復催正色二年仍行
理估三年又催正色今以侍郎趙與權申請將列郡和

買一體施行難乎其為辭矣然尚有可得而言也朝廷之待會稽不當與諸郡等也永安陵寢弓劍藏焉歲時之祭享程度有常使命往來項背相望他郡有之乎其不同一也南陽帝鄉近屬居焉田連阡陌有司不敢問勢傾閭里庶民不敢較他郡有之乎其不同二也會稽有他郡所無之盛美宜得他郡所無之蔭覆今乃有他郡所無之騷擾而又負他郡所無之供輸為民父母獨不當為之動心乎臣自到官以來士夫之論議民庶之陳請莫不皆以和買重因為言臣伏而思之置而弗問則傷民行而大寬則傷國今不敢乞如淳熙之減額得如嘉定之一半理儲足矣或曰放行一郡則援例而起者將何以拒之是不然會稽之特加優恤以其為額太重也以其有陵寢在也以其為毓聖之地也無是三者而輒以例言何例之援乎淳熙十六年詔於紹興府和買絹內特城四萬四千二百八十四匹不聞他郡援例也鑑湖古未有租今變為湖田輸于大農者六萬此會稽額外之產也朝廷獨知取而不知予乎欲望陛下特出睿斷將紹興府和買絹一項仍照嘉定十三年例一半理估施行使怨咨之氣消歌頌之聲作如是則祖宗在天之靈亦必歡忻悅懌矣此實祈天求命之一非但為一郡設也

遼

太祖神冊三年三月置羊城于炭山之北以通市易

太宗置南京城北有市東平郡城中置看樓分南北市畧中交易市北于漏下交易市南

聖宗統和三年十一月詔禁行在市易布帛不中尺度者六年七月觀市 七年二月詔以南北府市場人少宜率當部車百乘赴集開奇峯路通易州市 耶律隆運爲大丞相以南京歲不登請免百姓農器錢又請平諸郡商賈價從之

道宗咸雍七年四月禁布帛不中尺度者

金海陵正隆六年四月詔汝州百五十里內州縣量遣商賈赴溫湯置市

宣宗明昌元年七月詔罷西北路蝦蟆山市場 泰和六年正月設點檢司車駕所至仍令百姓市易

宣宗興定三年正月議行均輸又勅和市邊城軍輸毋至抑配貧民

元

世祖中統四年正月詔立燕京平准庫以均平物價通利鈔法 至元元年正月立諸路平准庫 二年三月括民間南貨官給其直 十三年正月立回易庫于諸路凡十有一掌市易幣帛諸物 二月勅上都和顧和買並依大都 十六年十月張融訴西京軍戶和買和顧有司匿所給價鈔計萬八千錠官吏坐罪以融爲侍衛

軍 是時和買木綿布限嚴且數崇安尹楊靚區畫有方不屬干民 十八年九月勅新安縣民復和顧和買 十九年九月命軍站戶出錢助民和顧和買 二十年十月立和林平准庫 罷雲南造買金箔規措所 二十八年二月汪總帥言近制和顧和買不及軍家今一切與民同詔自今軍勿輸 三十年詔出征軍毋以和顧和買煩其家

成宗元貞元年十二月詔大都路和顧和買及一切差役以諸色戶與民均當 大德二年十二月詔和市價值隨給其主違者罪之 七年三月追收元降除免和顧和市壘書

仁宗皇慶元年禁諸王駙馬經過州郡不得非理需索應

和顧和買隨即給價毋困吾民 延祐七年時英宗未改元鉄

木迭兒言和市織幣薄惡由董事者不謹請免右丞高昉等官仍令郡縣更造徵其元直不許

泰定帝泰定二年四月和市牝馬有駒者萬匹

文宗天曆元年九月命有司和市粟豆十六萬五千石分給居庸等關軍馬

順帝至正十四年二月詔和買馬于北邊以供軍用凡有馬之家十匹內和買二匹每匹給鈔一十錠

皇明

太祖洪武二年令凡內外軍民官司並不得指以和顧和

買擾害於民如果官司缺用之物照依時值對物兩平
收買或客商到來中買物貨並仰隨即給價如或減駁
價直及不即給價者從監察御史按察司體察或赴上
司陳告犯人以不應治罪 又定時估仰府州縣行屬
務要每月初旬取勘諸物時估逐一覆實依期開報毋
致高擡少估虧官損民上司收買一應物料仰本府州
縣照依按月時估兩平收買隨即給價毋致虧損於民
及縱令吏胥里甲舖戶人等因而剋落作弊 二十六
年定凡民間市肆買賣一應貨物價值須從州縣親臨
衙門按月從實申報合于上司遇有買辦軍需等項以
憑照價收買

宣德八年令各處買辦諸色物料聽差殷實大戶齎
價於出產地方收買供用 九年令應天府買辦物料
於都稅司支鈔給主

英宗正統二年令買辦物料該部委官一員會同府縣委
官拘集該行舖戶估計時價關出官錢仍委御史一員
會同給與舖戶收買送納 三年令買辦賞賜達官器
皿及鄉試會試合用紙劄等物并遇有買辦之類皆估
計價鈔數目照舊 限一月內赴庫領散不許過違
如官司暫用筦卓明 者用畢送工部廠計收
以待再用 八年令 勿件免有司買辦查
出產地方於存留糧內 官司應付船隻

脚力南直隸府并山東者送北

廣東

浙江湖廣江西四川者送南京

六奏 九

年令歲用果品厨料照舊支領官

於存留

糧內折徵 又令凡遇造作等項急

於官庫

關用有不敷者方許具奏先給官價派買

景皇帝景泰六年令京城內不係常久開張舖

小本

出攤提買等項買賣俱免買辦

世宗嘉靖三十一年議准自本年為始每半年一次將供

用等庫并各倉場一應合用糧草等項山東河南二道

管糧官員查訪行令宛大二縣造冊六本空立前件二

本送巡青科道二本送巡視庫藏科道一本送巡視中

城御史一本送該司與九門委官公同參酌如先估與

市價相合不必更易其間物料時有貴賤價有低昂應

增應減務要酌量時宜上半年不過正月下半年不過

七月務依期照例會估 三十二年議准行十三布政

司南北直隸所屬凡遇會派年例錢糧務要以京估為

準有餘者減不足者增

今上萬曆九年令九門塩法委官會同科道將各倉場料

草及各庫物料價銀參酌往年近日舊冊量加增減著

為定規以後非物價大相懸絕不得再行會估

權量

太祖洪武元年令兵馬司并管市司二日一次較勘街市

斛斗秤尺并依時估定其物價在外府州各城門兵馬一體兼領市司二年令凡斛斗稱尺司農司照依中書省原降鈇斗鈇升較定則樣製造發直隸府州及呈中書省依樣製造較勘相同發下所屬府州各府正官提調依法製造較勘付與各州縣倉庫收支行用其牙行市舖之家須要赴官印烙鄉村人民所用斛斗秤尺與官降相同許令行使二十六年定凡天下官民人等行使斛斗秤尺已有一定法則頒行各司府州縣收掌務要如式成造較勘相同印烙降民間行使其在京倉庫等處合用斛斗秤尺等項本部較勘印烙發行憲宗成化五年令京城內外并順天府所屬地方諸色貨物行人依式置造斛斗秤尺天平等件赴官較勘印烙方許行使違者如律治罪兩隣知情扶同隱匿互相借用者事發一體究治

武宗正德元年議准工部行寶源局如法製造好銅法子一樣三十二副每副大小二十箇俱鑿正德元年寶源局造字號送部印封發浙江等布政司及各運司并南直隸府州各依式樣支給官錢一體改造頒降用使世宗嘉靖二年議准凡城市鄉村諸色牙行及船埠頭並選有抵業人戶充應官給印信文簿附寫客商船戶住貫姓名路引字號物貨數目每月赴官查照私充者杖所得牙錢入官官牙埠頭容隱者笞革役凡諸物行

人評估物價或貴或賤令價不平者計所增減之價坐
贓論入已者准竊盜論免刺 凡買賣諸物兩不和同
而把持行市專取其利及販鬻之徒通同牙行共為姦
計賣物以賤為貴買物以貴為賤者杖 若見人有所
買賣在傍高下比價以相惑亂而取利者笞 凡私造
斛斗秤尺不平在市行使及將官降斛斗秤尺作弊增
減者杖工匠同罪 若官降不如法者杖提調官失於
勘者減一等知情與同罪 其在市行使斛斗秤尺雖
平而不經官司校勘印烙者笞 若倉庫官吏私自增
減官降斛斗秤尺收支官物而不平者杖以所增減物
計贓重者坐贓論因而得物入已者以監守自盜論工

匠論杖監臨官知而不舉者與犯人同罪失覺察者減
三等罪止杖一百 凡造器用之物不牢固真實及絹
布之屬紕薄短狹而賣者各笞五十其物入官

穆宗隆慶四年六月戶部條議恤商事宜 一定時估言
物價與時低昂而錢糧因時辦納若先期估計則貴賤
無憑或倉場遠近僦費多寡遙度懸斷豈盡合宜此後
九門鹽法委官與十三司掌印官及巡青科道估價上
半年定於五月下半年定於八月俱以十六日為期務
在隨時估價不得執一其內庫監局召賣物料價亦倣
此 一議給價將御馬三倉壩上等馬房錢糧原屬山
東河南督理京道者俱改於太倉關各草場料草原派

數少者給以全價數多者給以三分之一完日補給皆以時估爲率其兩省督糧官旣無關領之擾則催督宜嚴如有怠玩者劾治 一嚴禁革各庫監局及牛羊象馬房等倉西安等門典守官吏有索求抑勒者悉治其罪 一裁冗費量減各倉場草束斤數及脚夫庫秤之冗食者 一酌坐買凡料草數多一時難以猝辦者量於秋冬三三孟之月坐買不得仍前全坐致費高價陳草悉令發賣或如數補放未給價者速給之 一公僉報各商果貧困不能供役者具通狀告補轉行巡青衙門驗實方許舉報富戶更代疏入 上悉從之

今上萬曆元年令九門鹽法委官會同科道將各倉場料草及各庫物料價銀參酌往年近日舊冊量加增減著爲定規以後非物價大小懸絕不得再行會估 二十九年工科給事中奏舖商向年 題 請編審之日舊商報之臣等核之報之不實則失在舊商核之不真則失在臣等若豪猾之徒公以賄免則罪在奸商公報新商查雍劉欽等二十八名如查雍等十三名郡中最稱富厚劉欽等十五名亦皆中人之產可協工役者雍等乃倚恃錢神擅通關節倖免止遺劉欽等十五名以數人之力支煩劇之役在雍等享富藏厚積之饒在欽等遭傾家蕩產之困 國家之工程自奸商誤之象魏之法紀自奸商撓之若不嚴行禁止痛加罪治竊恐再報

之商踵雍等之故智倣已售之奸謀妄肆攀援矣伏乞
勅下該部今次補報新商俱勒限三日內投遞認狀
供役其有遷延違悞賄托求退者許該部并臣奏送法
司從重究罪各衙門亦毋得借稱官校匠役名色曲爲
代題如此則通都有斧鉞之嚴舖商無偏累之苦而臣
等亦可以免公役耽延之慮矣

市舶互市

宋

孝宗乾道三年罷兩浙市舶司以言者論兩路市舶所得
不過一萬三千餘貫而一司官吏請給乃過於所收故
也 淳熙六年趙雍等奏光州復置中渡榷場官御前

恐有曾經在榷場幹事之人可以差充監官庶可檢察
禁物不令過界上曰御前自來不曾差人在淮上買物
如淮白比果之屬毫髮不曾買淮白魚也

寧宗嘉定中泉州番舶畏苦征至者歲不三四真德秀知
泉州首禁之至者驟增至三十六艘
理宗景定四年七月置榷場於樊城

按宋史劉整言于蒙古曰南人惟恃呂文德耳然可以
利誘也請遣人以玉帶餽之求置榷場於襄陽城外蒙
古從之王鶚請于文德文德許之蒙古使曰南人無信
安豐等處榷場每爲盜所掠願築土墻以護貨物文德
不許或謂文德曰榷場成我之利且可因以通好文德

爲請於朝開權場於樊城外築土墻於鹿門山外通互
市內築堡壁蒙古又築堡於白鶴由是敵有所守以遏
南北之援時出兵哨掠襄樊外兵威益熾文德弟文煥
知爲蒙古所賣以書諫止文德始悟然已無及惟自咎
耳

遼

太宗時南雍州高昌渤海立互市以通南宋西北諸部高
麗之貨故女直以金帛布蜜蠟諸藥材及鈇驪靺鞨干
厥等部以蛤珠青鼠貂鼠膠魚之皮牛羊駝馬毳罽等
物來易于遼者道路繼屬 會同二年五月禁南京鬻
牝羊出境

聖宗統和二十二年與宋通好復置權場于振武軍 二

十三年北院大王耶律室魯以俸羊多缺部人貧乏請
以羸老之羊及皮毛易南中之絹上下爲便

興宗重熙八年正月禁朔州易羊于宋 十一年六月禁
氈銀鬻入宋

金

太祖時于西北招討司之燕子城北羊城之間置權場以
易北方畜牧

熙宗皇統元年正月夏國請置權場許之 二年五月許
宋人之請各置權場于兩界以通互市 九月命壽州
鄧州鳳翔府等處皆置

海陵正隆四年正月罷鳳翔唐鄧穎蔡鞏洮膠西諸處權場而專置于泗州尋攻宋亦罷之 五年八月 命權場起赴南京

世宗大定二年四月夏使乞互市從之 三年市馬於夏國權場 四年以尚書省奏復置泗壽蔡唐鄧穎密鳳翔秦鞏洮諸場 七年禁秦州場不得賣米麵及羊豕之脂可作軍器之物入外界 十七年二月諭宰臣曰宋人喜生事背盟或與大賈交通恐枉害生靈不可不備其陝西沿邊權場可止留一處餘悉罷之今所司嚴察奸細 二十一年正月夏國王李仁孝上表乞復置權場以保安蘭州無所產而且稅少惟綏德為要地可

復設市命省臣議之宰臣以陝西邊民因緣為奸東勝可依舊設陝西者並罷之上曰東勝與陝西道路隔絕貿易不通其令環州置一場尋令綏德州復置一場仍許就館市易 十二月禁壽州權場受分例分例者商人贊見場幣也

官之錢幣也

章宗明昌二年七月尚書省以泗州權場自前關防不嚴遂奏定從大定五年制官為增脩舍屋倍設闌禁委場官及提控所拘權以提刑司舉察惟東勝靜慶州來遠軍者仍舊餘皆修完之 是歲諭有司夏國使可令館內貿易一日尚書省言舊制許貿易三日從之 泗州場大定間歲獲五萬四千四百六十七貫承安元年增

爲十萬七千八百九十三貫六百五十三文所須雜物
泗州場歲供進新茶千勝荔枝五百斤員眼五百斤盧
橘六千斤橄欖五百斤芭蕉乾三百箇蘇木千斤温柑
七千箇橘子八千箇沙糖三百斤生薑六百斤梔子九
十秤犀象丹砂之類不與焉宋亦歲得課四萬三千貫
秦州非子城大定間歲獲三萬三千六百五十六貫
承安元年歲獲十二萬二千九十九貫 承安二年九
月以夏使朝辭詔荅許復保安蘭州權場初金主雍謂
夏國以珠玉易我絲帛是以無用易我有用命罷之至
是仍許復 三年九月行樞密院奏斜出等告開權場
自今年十一月貿易尋定制隨路權場若以見錢入外
界與外人交易者徒五年三斤以上死 是年宋界諸
場以攻宋皆罷 泰和八年八月以與宋和宋人請如
舊置權場遂復置于唐鄧壽泗息州及秦鳳之地

宣宗貞祐二年陝西安撫副使烏古論充州復開設秦州
權場歲所獲以十數萬計完顏弼奏其擅置宣宗曰朕
固許其從宜也 三年七月議欲聽權場互市用銀而
量數稅之上曰如此是公使銀入外界也平章盡忠權
叅知政事德升曰賞賜之用莫如銀絹而府庫不足以
給之互市雖有禁而私易者自如若稅之則歛不及民
而用可足平章高琪曰小人敢犯法不行爾况許之乎
今軍未息而產銀之地皆在外界不禁則公私指日罄

矣上曰當詳計之 興定二年四月完顏素蘭請宣諭
高麗互市從之

元

世祖中統元年置互市于漣水軍禁私商不得越境犯者
死 二年於高麗鴨綠江西立互市至明年正月罷高
麗互市 至元元年罷南邊互市 十三年定江南凡
隣海諸郡與蕃國往返互易舶貨者其貨以十分取一
粗者十五分取一以市舶官主之其發舶回帆必驗其
所至之地及所易之物給以公文爲之期日大抵皆因
宋舊制而爲之法也又制大舶給公驗舢舨給公憑每大
船一帶柴米船八槽船各一驗憑隨船而行或有驗無

憑及數外夾帶即同私販犯人杖一百船物並沒官內
一半付告人充賞公驗批寫物貨不實及變賣滲泄作
弊同漏船法財物沒官舶司官吏斷罪不叙 十四年
四月置榷場于碇門黎州與吐蕃貿易 十二月立市
舶司于泉州 又立市舶司三千慶元上海澈浦以福
建安撫使楊發領之每歲招集舶商于蕃邦博易珠翠
香貨等物及次年回帆依例抽解然後聽其貨賣時客
船自泉福販土產之物者其所徵亦與蕃貨等上海市
舶司提控王楠以爲言於是定雙抽單抽之法雙抽者
蕃貨也單抽者土貨也 十五年八月詔行中書省蒲
壽庚等曰諸蕃國列居東南南島嶼者皆有慕義之心可

因番舶諸人宣布朕意誠能來朝朕將寵禮之其往來互市各從所欲 十一月詔諭沿海官司通日本國人市舶 十八年九月詔商賈市舶物貨已經泉州抽分者諸處貿易止令輸稅 十九年用耿左丞言以鈔易銅錢令市舶司以錢易海外金珠諸物仍聽船戶通販抽分 二十年六月定市舶抽分例船貨精者取十之一粗者十之五 十月忙古碑言船商皆以金銀易香水於是下令禁之惟鐵不禁 二十一年設市舶都轉運司于泉杭二州官自具船給本運人入番貿易諸貨其所獲之息以十分爲率官取其七人得其三凡權勢之家不得用已錢入番爲賈犯者罪之仍籍其家產之半其諸番客旅就官船買賣者依例抽之官吏奉行不度者罪 二十二年併福建市舶司入鹽運司改曰都轉運司領福建漳泉鹽貨市舶 二十三年括諸路馬凡色目人三取其一漢民悉入官敢匿與互市者罪之 正月禁賫金銀銅錢越海互市違者罪之 二十四年三月忻都奏發新鈔十一萬六百錠銀千五百九十三錠金百兩付江南各省與民互市 二十五年禁廣州官民毋得運米至占城諸番出糶遠者罪之 二十六年沙不丁上言市舶司歲輸珠四百斤金三千四百兩詔貯之以待貧乏者 江西宣慰使胡頤孫援沙不丁例請至元鈔千錠爲行泉府司歲輸珍異物爲息

從之 二十九年六月日本來互市 十一月中書省
定抽分之法及漏稅之制凡商賈販泉福等處已抽之
物于本省有市舶之地賣者細色於二十五分之中取
一粗色于三十分之中取一免其輸稅其就市舶司買
者止于賣處收稅而不再抽漏船物貨依例斷沒 初
日本舟至四明求互市舟中甲仗皆具是年冬恐有異
圖詔立都元帥府以防海道 三十年立海北海南博
易提舉司稅依市舶司例 定市舶抽分雜禁凡二十
一條其要者泉州澈浦温州廣東杭州慶元市舶司凡
七所獨泉州于抽分之外又取三十一分之一以為稅
令諸處悉依泉州例取之仍以温州市舶司并入慶元

杭州市舶司并入稅務凡金銀銅鐵男女並不許私販
入番行省行泉府司市舶司官每年于回帆之日皆前
期至抽解之所待船舶之至先封其堵以次抽分違期
及作弊者罪之從行大司農燕公楠翰林學士承旨留
夢炎言也 三十一年時成宗已即位詔有司勿拘海舶聽其
自便尋又以船舶至岸隱漏物貨者多命就海中逆而
閱之

成宗元貞二年八月禁舶商毋以金銀過海諸使海外國
者不得為商

仁宗延祐元年立市舶提舉司仍禁人下番須江浙省給
牒以往迴帆之日細物十分抽二粗物十五分抽二私

往者沒其物 七年以下番之人將絲銀細物易于外國乃罷市舶司提舉司禁賈人下番貨

英宗至治二年復置市舶提舉司于泉州慶元廣東三路聽海商貿易歸徵其稅特禁子女金銀絲綿下番餘並無沮

泰定帝泰定元年諸海舶至者止命行省抽分 三年官中買寶貨命省臣依累朝呈獻例給價毋得勒減稽遲以病商人

文宗天曆元年以宮中買寶貨蠹耗國財詔加禁止凡上獻者以違制論 十一月詔日本國船商至福建博易者江浙行省選廉吏征其稅

順帝元統二年中書省臣請發兩艘船下海通番為皇后

營利

皇明

吳淵頴論市舶乃引辛毗對魏文帝之言曰罷我互市任彼貿易中國免徼利之名外夷知効順之實計莫便於此惟其商道不通而利之所在人必趨之不免巧生計較商轉而為寇商道既通則寇復轉而為商彼其既犯國禁思圖苟安因啗引勢家惹起奸圖按 國初禁海之例始因倭夷違諭而來繼恨林賢巨燭之變故欲閉絕之非以通商之不便也惟其不通商而止通貢所以正德年間各道爭貢以規市利在彼國則強請勘合

倭王遂不能制在中國則有宗設宋素卿之禍而漳寧
惡少甘蹈負固而肆橫行推厥所原各有行商之意而
終貽地方之害耳

按祖訓曰日本限山隔海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
民不足以使令不許興兵致伐然夷中百貨皆中國不
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國必欲得之以故祖訓雖嚴而
三市船司如故市舶初設太倉黃渡尋改設于福建浙
江廣東七年罷未幾復設蓋東北夷有馬市西夷有茶
市江南海夷有市舶者皆所以通華夷之情遷有無之
利減戍守之費又以禁海賈抑奸商使利權在上自罷
市舶而利孔在下奸豪外交內訐海上無寧日矣

大明律凡泛海客商船到岸即將貨物盡實報官批
分若停塌沿港土商牙儈之家不報者杖雖供報而不
盡者罪亦如之物貨並入官停藏之人同罪告獲者官
給賞銀二十兩

太祖洪武四年諭福建行省占城海船貨物皆免征以
示懷柔之意

成祖永樂元年十月西洋刺泥國回哈只馬哈沒音等
來朝因附載胡椒與民互市有司請徵其稅上曰商
稅者國家抑逐末之民豈以為利今夷人慕義遠來
乃侵其利所得幾何而虧辱大體多矣不聽

英宗正統八年也先阿魯骨貢馬互市中官王振裁其馬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十一
價也先遂大舉入掠大同宣府振挾 駕親征遂致北
狩天順以後互市遂絕彼以貢馬爲名邊將啖以厚利
羈縻而已

憲宗成化十四年令遼東馬市許海西并朵顏三衛夷人
賣買開原每月初一日至初五日十六日而止十日開
二次各夷止將馬匹并土產貨物赴彼處 口驗放入
市許齎有貨物者與彼兩平交易不許通事交易人等
將各夷欺負愚弄虧少馬價及偷盜貨物亦不許撥置
夷人指以失物爲由扶同詐騙財物分用敢有擅放夷
人入城及縱容官軍人等無貨者任意入市有貨者在
內過宿規取市利透漏邊情事發俱發兩廣烟瘴地面
充軍遇赦不宥 十七年題准廣寧開原二處俱開馬
市其通事三年一換

世宗嘉靖二十六年倭寇百艘久泊寧台數千人登岸焚
劫巡撫朱統訪知番船主大姓家番貨皆以虛值轉鬻
牟利而值不時給以是構亂乃嚴海禁毀餘艘而請鑄
暴貴官大姓戒諭之不報 二十八年秋七月朱統又
言長嶼諸澳大俠林恭等勾引夷舟作亂而巨奸關通
主匿牟利因爲嚮道躡我海濱宜正典刑刑部覆奏真
僞未審宜俟覈報臺臣劾統注措乖方顛殺啓釁 上
令統還籍聽勘而訊海防諸臣 時俺答入寇 京師
震駭仇鸞上言北虜生齒日繁毫髮仰給中國周尚文

不得已貨啖之邊事稍寧夫通貢固不可與其邊臣交
通獲利孰若 詔許欵塞互市恩出于上乎疏下兵部
議聞 三十年鸞密遣家丁時義結俺荅義子脫使貢
馬互市俺酋利貨幣譯書送總督蘇佑佑以聞鸞曰未
樂成化中嘗設馬市於遼東待海西女直及朵顏三衛
今虜求開馬市留使爲質縛叛示信似宜暫行議入
帝問相嵩云一年開二市亦宜乃遣史道往大同理互
市 兵部員外楊繼盛疏曰今議開馬市其不可者有
十其謬有五夫互市和議之美名也和則上無以解
列聖之耻下無以洩百姓之怨而忘天下之大義一
屢下 命北伐人思自奮一旦講和失天下之大信二

堂堂

天朝與犬羊市損國家之大威三

天下豪

傑盡思決一死戰一和而灰豪傑効用之志四 將士
偷安懈天下經武之心五 宣大吏民勾引牽連開邊
方交通之徑六 天下歲荒民困人心思亂國威日玩
人思效尤起百姓不靖之漸七 張武經年竟成虛言
長胡虜輕我之心八 我不能制彼而反爲所弄墮胡
虜狡猾之計九 互市不已我財日匱忘天下根本之
計十 或謂外開馬市而陰修武備夫果欲修武何藉
於和犬羊無厭敗盟反掌耳謬一 或謂我方乏馬虜
肯以良馬畀我乎和果可必安事戰馬謬二 或謂互
市之後漸許通貢可爲未利不知通貢徒手取利不如

互市之有值且亦何暇計未久耶謬三 或謂虜既和
 我當不失信不知醜類日衆安能盡厭其欲得和者喜
 則失者必怒矣謬四 或謂征討禍慘互市費微不知
 損國威養寇亂壞天下大計者其禍甚於戰謬五 疏
 聞 帝以阻撓搖惑謫狄道典史 三十一年虜以市
 利薄入寇大同仇鸞倚通市不爲戍守備大同總兵徐
 仁巡撫何思禁軍兵拒虜諸將擁兵拒虜獨指揮王恭
 戰死 代府饒陽王上狀 上逮徐仁等褫其職罷史
 道 制復言開馬市者死著爲令 三十五年倭寇大
 掠福建浙直胡宗憲遣生員蔣洲胡可願使倭宣諭還
 報倭夷志欲通貢市本兵力議不可乃止 四十四年

九月巡撫浙江劉畿言寧波故設市舶以通貿遷屬以
 近海奸民規利起釁爰議裁革今人情狃于近利輒欲
 議復不知沿海港多兵少防範爲艱此釁一開島夷哨
 聚禍不可測市舶之議遂寢

穆宗隆慶五年二月兵部請以王崇古馬市八議下廷臣
 會議可否從之 三月兵部復請以崇古議俺荅王號
 餘酋授都督指揮千戶職銜歲貢期已過二月聽於三
 四月後一行以慰諸夷之望互市之時先定入市馬匹
 之數以杜爭端其貢使不得至京鐵鍋等物不得闌出
 又言套虜事體與宣大不同宜令陝西督撫更議可
 否 上允行之 九月宣大總督王崇古報北虜互市

事竣大同得勝堡自五月二十八日至六月十四日官
市順義王俺荅部馬千三百七十四匹價一萬五百四十
五兩私市馬騾驢牛羊六千撫賞費九百八十一兩新
平堡七月初三至十四日官市黃台吉擺腰元慎部馬
七百二十六匹價四千二百五十三兩私市馬羸牛羊
三千撫賞費五百六十一兩宣府張家口堡六月十三
至二十六日官市昆都力哈永郡卜大成部馬千九百
九十三匹價萬五千二百七十七兩私市馬羸牛羊四
千撫賞千五百兩市皆無擾疏入邊臣遷秩頒賞有差
今上萬曆二十七年十一月宣府巡撫王象乾奏事竣鎮
城張家口易買過酋把都白洪大永郡卜大成台吉

夷馬一萬七千六百六十三匹用過貨價銀十一萬三
千九十三兩八錢零撫賞用過銀四萬四千六百九十
五兩九錢零該年仍有各虜酋未賣馬價未領撫賞約
筭該留銀三萬三千七兩三錢零如後各夷至市求討
照數補給如不復討銀貨聽挨年支用實比原定市賞
額數節省銀四萬六千二百有奇 二十八年六月遼
東巡撫李植奏虜人挾市非誠乞亟會議以決大計其
畧謂遼左馬市創設有年諸撫賞貨物自二十二年以
前共止費銀二千四百餘兩至二十三年委馬政官俞
方策兼管或聽夷酋重名詭名或比舊例加倍甚有增
至三四倍者二十四年增至四千五百餘兩二十五年

增至六千四百餘兩二十六年前撫臣張思忠察其弊端稽查裁抑仍用過二千七百餘兩虜反要挾宣大之賞張思忠不勝其憤具疏請革馬市遂罷此廣寧馬市因革之大略也又州木市自前撫臣李化龍題小反青欲在义州大康堡順河運木進邊賣買李化龍酌量題請許撫臣止酒食爲犒行之三年無譁後因將領多有短值勒指夷木者夷人恨之焚木而去不復再來木市遂罷此义州木市興廢之大較也二市之設皆一時羈縻之術與宣大和款不同順之則撫叛之則罷此夷方市彼夷即槍無歲無之自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犯石屯城犯廣寧鎮開原靖安犯义州慶雲犯兩河犯瀋陽犯東勝堡犯中右所損傷贖兵四五年間未嘗不開市未嘗不大搶徃事可徵矣今三月二十日賊五百餘騎從大鎮堡二十一日四百餘騎從西平四月初一日五百餘騎從黑庄巢等堡各入犯虜既背約分搶且不休何忠順之有而欲與之市撫賞之耶 二十九年九月延綏候代巡撫王見賓奏套虜吉囊諸酋求通馬市上命九卿科道會議兵科給事中桂有根奏在內遙度莫若行新任巡撫計議 上允行之十二月戶部覆劄遼總督萬世德奏夷人輸誠求撫奉 旨朶顏各夷馬木二市准開復撫賞照二十三年例行寧前木市亦聽便宜開復仍督道將嚴脩戰守不許從旁阻撓牽制奴

那二酋補進雙貢也并准行

按今之論禦寇者一則曰市舶當開一則曰市舶不當開愚以為皆非也何也貢舶與市舶一事也分而言之則非矣市舶與商舶二事也合而言之則非矣商舶與寇舶初本二事中變為一今復分為二事混而言之亦非矣何言乎一也凡外夷貢者我朝皆設市舶司以領之在廣東者專為占城暹羅諸番而設在福建者專為琉球而設在浙江者專為日本而設其來也許帶方物官設牙行與民貿易謂之互市是有貢舶即有互市非入貢即不許其互市明矣西番琉球從來未嘗寇邊其通貢有不待言者日本狡詐叛服不常故獨限其期

為十年人為二百舟為二隻後雖寬假其數而十年之期未始改也今若單言市舶當開而不論其是期非期是貢非貢則釐貢與互市為二不必俟貢而常可以來互市矣紊祖宗之典章可乎哉何言乎二也貢舶者王法之所許市舶之所司乃貿易之公也海商者王法之所不許市舶之所不經乃貿易之私也日本原無商舶商舶乃西洋原貢諸夷載貨泊廣東之私灣官稅而貿易之既而欲避抽稅省陸運福人導之改泊海滄月港浙人又導之改泊雙嶼每歲夏季而來望冬而去可與貢舶相混乎何言乎二而一一而二也海商常恐遇寇海寇惟恐其不遇商如陰陽晝夜判然相反為商者

曷常有為寇之念哉自甲申歲凶雙嶼貨壅而日本貢使適至海商遂販貨以隨售倭以自防官司禁之弗得西洋船原回私灣東洋船遍布海洋而向之商船悉變而為寇船矣然倭人有貧有富有淑有慝富者與福人潜通改聚南灣至今未已

日本夷商惟以銀置貨非若西番之載貨交易也福

人利其值希其抽稅買火底雖驅之寇不欲也此固無待於市舶之開而其互市未嘗不行者也貧者剽掠肆

志每歲犯邊雖令其互市彼固無貲也亦不欲也此非開市舶之所能止而亦不當反錫之名目者也故不知者謂倭寇之患起於市舶不開市舶不開由於入貢不許許其入貢通其市舶中外得利寇志浪矣其知者晒

之以為不然夫貢者夷王之所遣有定期有金葉勘合

表文為驗使其來也以時其驗也無偽我 國家未嘗

不許也貢未嘗不許則市舶未嘗不通何開之有使其

來無定時驗無左証乃假入貢之名為入寇之計雖欲

許得乎貢既不可許市舶獨可開乎或謂日本國王號

令不行山口豐後互相雄噬金葉勘合燬於兵火矣如

責其期拘其驗則彼終無繇貢而市舶終無繇開矣瀕

弘包荒之量昭無外之仁可也又不然夫貢而無驗招

寇之罔也貢而無期弛備之階也緩其期稽其驗隄防

猶難矧可頻貢而勿驗哉大抵善施恩者施之於威伸

之後則人知恩今寇犯順數年雖屢大捷而禍猶未殄

倭未知畏也此須肅清之後俟其請罪求貢或如永樂初擒斬對馬臺岐故事夫然後許之則撫下之仁事上之義兩得之矣

糴

宋

孝宗隆興元年詔福建提舉司具到本路見在常平米九萬九千二百餘石義倉米二十九萬五千六百餘石令本司契勘如無陳腐不須更行收糴從中書門下省請也二年詔司農少卿陳良弼往浙東點檢常平等倉良弼言比點檢七州常平倉其間失陷借支壞爛失收米麥共二十七萬六千二十餘石并常平錢一萬四千

四十餘貫乞委提舉官徧詣所屬剗刷餘省錢米償納如所償未足俟收納秋苗日盡償從之戶部言諸路節次承降指揮和糴先拋降下未糴見錢銀并兩浙運司合椿今年歲額糴本移用錢及諸路常平剩下糴本等錢共二百萬貫令行在并隆興建康鎮江府衡州置場收糴米斛共一百萬石依舊作常平椿管緣逐路提舉司循習住滯不催督錢糧因而過時有悞收糴欲將所科糴錢數劄下逐路提舉常平官兩浙運司日下計置盡數赴逐處糴場交納仍各具已催起錢數申尚書省從之乾道元年臣寮言去歲江西湖南和糴其弊非一不問家之有無例以稅錢均敷此一弊也州縣

各以水脚耗折為名收耗米什之二三此二弊也公吏
斛脚百方乞覓量米則有使用請錢則有糜費此三弊
也以關引償價許之還以輸官然所在往往折價至輸
官則不肯受此四弊也詔逐路委漕臣并提舉往來巡
按務盡和糴之意以革四弊如安坐不恤奉行簡慢必
罰無赦 二年王暉等言和糴之弊害及于民為守令
罪朝廷拋降有定數而州縣額外倍科朝廷降糴本于
州縣而州縣十不支一二乞令州縣各置場申嚴條法
從之 三年劉珙自汝南召還初入見論和糴之弊湖
南江西為尤甚朝廷常下蠲免之令遠方之民舉手相
賀曾未數月又復分拋州縣既乏緡錢將何置場收

民間關引無用則與白著一同倘能革綱運之弊自可
減和糴之數望詔止之上嘉納 五年臣寮言陛下臨
御之初約束州縣受納苗米多收加耗法禁甚嚴而近
年以來所收增多逮朝廷拋降和糴却以出剩之數虛
作糴到所得價錢盡資妄用乞申嚴州縣杜絕弊倖庶
寬民力從之 六年新權發遣衢州胡堅常進對奏廣
糴常平上曰若一州得二十萬石常平米雖有水旱不
足憂矣 八年戶部楊倓奏義倉在法夏秋正稅每一
斗別納五合即正稅不及一斗免納應豐熟一縣九分
已上即納一升惟充賑給不許他用今諸路州縣常平
義倉米斛不少年來雖間有災傷去處支給不多訪聞

皆是擅行侵用從來未曾稽攷乞下諸路常平官限半
月委逐州主管官取索五年的實放支數目仍開說逐
年有無災傷檢及取給過若干并見在之數實計若干
目今在甚處樁管結具保明文帳稽考施行從之 淳
熙二年照諸路常平司每歲于秋成之際取見所部郡
縣豐歉各及幾分如有合賑糶賑給去處即仰約度所
用及見管米斛若干或有闕少合如何措置移運並預
期審度施行仍須 于九月初旬條具聞奏 四年范
成大奏關外麥熟倍于常年緣去歲朝廷免和糶一年
民力稍紓得以從事于耕作故其效如此上曰免和糶一
年民間便已如此乃知民力不可以重困也王淮奏去

年止免關外今從季繁之請盡免蜀中和糶一年爲惠
尤廣 尚書省言信州常平義倉米元申帳狀管九萬
三千餘石今次提舉司申有六萬八千餘石及至盤糧
止得一萬二千九百餘石皆是虛數提舉官李唐到任
已及二年並不檢察是致闕米有誤賑濟知州趙師嚴
通判李桐係軋道三年到任之人所由帳狀隱蔽虛妄
詔李唐特降兩官放罷趙師嚴李桐各降兩官不得與
堂除 詔平江嘉興府安吉州禁販米下海其販至臨
安府者毋得遏糶尋詔趙與權提領其事一應浙東州
縣并許浦金山水軍一體遵守違者權聽按察 六年
進呈荆鄂副都統郭果奏唐鄧諸處自來積穀不多兼

陽自漢江以北四向美田民間多有畜積欲密行措置於秋收之際收儲以備緩急上曰于秋成之際廣行收糴合用倉廩及收貯去處仰公共相度措置申奏是年上曰義倉米專備水旱以濟民今連歲豐稔常平米正當趁時收糴可嚴行以先降指揮催諸路以常平錢盡數糴米時諸路未有申到處故也七年三省奏去歲豐稔今歲米賤所在和糴告辦倉廩盈溢其江東路諸郡上供米初令就近赴金陵鎮江倉今兩處守臣皆云無可盛貯乞依舊發赴行在豐儲西倉八年趙維奏今雖米賤猶慮其無錢可糴欲行下去歲旱傷州縣於義倉米內支給至三月終止上曰正合朕意遂詔

歲江浙湖北淮西路郡縣間有旱傷去處已令多出椿積等米廣行賑糴今雖聞諸路米價低昂不平其鰥寡孤獨貧乏不能自存之人無錢收糴深可矜憫令州縣鎮寨鄉村抄籍姓名將義倉米賑濟務要實惠及民如州縣奉行不虔仰本路漕臣及提舉常平官覺察以聞重寘憲典十二年勘會諸路州縣義倉米斛在法合隨正苗交納唯乞賑糴今收成在即當議指揮詔諸路提舉常平官各行下所部州軍仰隨鄉分豐歉依條收納不得侵隱他用候歲終具舊管新收數目申尚書省十二年臣寮言伏見淮上州軍逐處皆有椿管米斛建康鎮江大軍屯駐又有總司錢糧惟太平府采石鎮沿

江要害去處去歲民間艱食州郡必無儲備聞淮上去秋成熟淮人多有載米入浙中出糶不行今秋成在近望先次支降本錢付總領所及時和糶詔趙汝誼于建康務場見椿管會子先次取撥一十五萬貫委官就采石倉措置依在市時直收糶椿管是年令提領封椿庫所支降會子一十五萬六千二百六十九貫付淮東總領所三十二萬六千三百一十二貫付淮西總領所三十萬貫行湖廣總領所並充今年和糶椿管米本錢支用又詔封椿庫支降會子五十萬貫委浙西提舉羅點和糶米二十萬石淮東總領所取撥鎮江府見椿管會子二十九萬貫湖廣總領所取撥鄂州并大軍庫見

椿管會子共三十萬貫並就豐熟去處置場浙西提舉就平江府置場招糶堪好米斛仍一面取見實值開具申尚書省毋令稍有科抑十三年詔沒官田產合拘收租課入常平違者科罪臣寮請約束諸路納義倉米上曰亦不須得若有違戾自當行遣今後更不降指揮十五年司農等言臣寮劄子切見豐儲倉初爲額一百五十萬石不爲不多然積之既久寧免朽腐異時緩急必失措擬乞下戶部司農等相度以每歲諸州合解納行在米數若干及諸處坐倉收糶若干預行會計以俟對兌不盡之數如常平法許其于陳新未接之時擇其積之久者盡數出糶俟秋成日盡數補糶則是五

十萬石之額永無銷耗此亦廣儲蓄之策也從之

光宗時彭龜年乞權住湖北和糴疏曰去年朝廷以淮浙

並饑江湖小熟遂下和糴之令嚴遏糴之禁惠甚渥也

然州縣亟欲集事未免敷糴于民商賈競起趨利又復

爭糴于下江淮兩浙司倉以至總司戎帥皆散遣官吏

多齎錢物四處收糴其所差人爭先趨辦迭增價直以

相傾奪米價既長害及細民細民日要添錢糴米富豪

愈見閉糴自豐遂使江湖小熟之地反有饑餓不給之

民臣自江西以入湖南所到去處皆病於此及入湖北

愈覺益甚去歲江陵雖止蒙朝廷拋降和糴十萬石緣

湖北地廣人稀耕耨或裂種而不時俗名漫撒縱使收成

故何哉夫有粟者之欲錢猶有錢者之欲粟也彼既欲
之則惟恐和糴之不行爾而乃以爲害者非其情於事
情蓋由民與民爲市此其所樂也民與官爲市此其所
畏也畏官而復虐於官故寧閉戶以失利毋寧傾困以
賈害市之價增官之價減一害也市無斛面而官有斛
面二害也市以一人操槩量無他費焉而官之監臨者
多誅求者無厭三害也市先得錢而官先槩粟有侯伺
之苦有錢陌不足之弊四害也四害不去故凶年未有
其利而豐年已罹其擾名雖爲和實則強之也比歲郡
國間苦水潦而亦多以稔告民得粟即飽未暇爲饑饉
謀也朝廷降度牒以收糴此意甚溥第恐所在州縣未

能痛戢吏姦萬一如前四害之陳則其關係邦本不輕而况邊備方殷積粟實塞之策尤今所急誠宜播告有司每遇收糴則必增其價而先予之錢蠲其斛面而俾自操其槩量吏有騷動取贏者必寘之于罰如是則雖一日萬斛彼將樂趨之不暇裕民實邊二責併塞夫今不圖後將愈難惟陛下裁擇

理宗寶慶三年詔兩浙江東西湖南北州縣凡有米處申嚴遏糴之禁從汪剛中請也十一月汪剛中奏乞下戶部總所江湖荆襄兩淮漕司行下和糴州縣毋得科抑仍令產米之處增價招誘違者重寘于罰從之紹定元年資政殿學士知潭州曾從龍奏州縣賑民之法

有三曰濟曰貸曰糴濟不可常惟貸與糴爲利可久今撥緡錢一千萬有奇分下潭州十縣委令佐糴米置惠民倉乞比附常平法從之十月趙至道奏乞行下諸路漕司嚴飭和糴官吏毋得多取增量庶民不憚與官爲市從之二年進知臨安府官一等以和糴有勞也

四年七月臣寮奏建劔之間秋霖咎稼乞下諸司措置般運廣米應濟市糴從之臣寮奏乞嚴飭州縣科糴及人戶投糴不即給錢多取斛面之弊其州縣折苗並依祖宗成法止以下戶畸零減直折錢違者劾寘典憲從之五年八月臣寮奏乞行下兩淮荆襄諸郡將見椿管米各具實數或令侵移責令補足沿邊和糴高

價招誘不可均敷民戶嚴立賞格仍與定限庶幾及時
辦集內外皆有預備詔令戶部詳度上于尚書省 六
年正月監察御史何處久奏乞申飭諸道轉運司嚴飭
所部州縣不許過糴如歉郡招誘客販委官告糴仍具
數上之朝廷其阻糴苛稅者令御史臺劾奏從之 紹
定中曾用虎知興化軍事立平糴倉捐楮幣萬六千緡
爲糴本益以廢寺之穀歲歉價高則發倉以糴之歲豐
價平則散諸寺易新穀爲藏焉 二月即官王定奏義
倉爲官吏蠹耗上曰此自是民戶寄留于官專爲水旱
之備務令覺察 是年趙立夫進對畢上曰目今和糴
不可緩立夫奏臣昨尹京邑蒙朝廷委以糴事痛革吏

奸逃得不擾而辦上曰奸弊多端嚴與關防庶幾百姓
樂與官爲市 嘉熙二年十二月詔諸道和糴去處給
時直平概量毋得科抑仍申嚴秋苗苛取之禁 三年
九月以江湖浙東建劔汀邵旱傷詔諸路提舉常平司
覈所部州縣常平義倉之儲以備賑濟仍飭制總司今
後毋輒移用違者坐之從左司諫徐榮叟請也 淳祐
元年詔提舉司毋得以常平侵移其義倉另項椿收仍
措上于尚書省 三年八月詔申嚴郡國社倉科配之
禁 汪剛中至蘭溪歲旱郡倚辦勸分剛中謂勸分所
以助義倉一切行之非所謂安富惜貧也願假常平錢
爲糴本使得循環迭濟 七年出豐儲倉米三十萬石

以平糴價 九年九月提領戶部財用趙與憲創制新
倉三百餘間貯米一百二十萬石欲以淳祐爲名及照
豐儲倉例辟官四員從之 十年七月上諭輔臣曰和
糴本非朝廷之得已若官司奉行無擾則人戶自樂與
官爲市訪聞近年所在和糴未得朝廷拋降預行多敷
富室大家臨期卒以賂免而中產下戶反被均敷之害
以至散錢則吏胥減尅納米則斛面取贏專計誅求費
用尤夥民間所得糴本每石幾耗其半其何以堪可申
嚴約束 是時葉夢禹知袁州轉運使和糴三萬斛夢
禹言袁山多田少朝廷免和糴已百年自今開之百姓
有無窮之患從之 寶祐中牟子才知太平州郡有平

糴倉以米五千石益之以緡錢二十六萬創抵庫歲收
其息助糴本 景定元年上問近日京城米價賈似道
奏見行賑濟以平市價此去秋成糴價必減 二年上
曰邇年和糴止及民戶今歲水潦若此凡御前庄米亦
照民間所科之數輸之有司以示上下一體之意

度宗咸淳元年有旨豐儲倉撥公田米五十萬石付平糴
倉遇米貴平價出糴 監察御史趙頰孫上言今日急
務莫過於平糴乾道間米斗直五六百錢者孝宗聞之
即罷其守更用賢守此今日所當法者今粒食翔踊未
知所留市井之間見楮而不見米推原其由實富家大
姓所至閉廩所以糴價愈高而楮價陰減陛下念小民

艱食爲之發常平義倉然爲數有限安得人人而濟願
陛下課官吏使之任牛羊芻牧之責勸富民使之無秦
越肥瘠之視糴一年則楮價不因之而輕物價不因之
而重矣 九年臣寮言州縣交量科糴之弊乞行下江
西湖南運司各仰遵守已降指揮遴選諸郡清強正佐
幙職等官互徂隣郡交納和糴不許差右選及權豪等
貪謬之人充應仍各遍牒本路州軍守倅毋使奸吏生
事淹滯所委之官如有違戾從御史臺覺察聞奏

遼

聖宗統和十三年冬十月令郡縣置義倉歲秋熟社民隨
所獲戶出粟儲倉社司籍其目歲歉發以賑民 十五

年詔免南京舊倉粟 時東京咸信蘇復辰海同銀烏

遂春泰等五十餘城內沿邊諸州各有和糴倉依祖宗
法出舊易新許民自願假貸收息二分所在無慮二三
十萬石雖累兵興未嘗乏用

道宗太康時耶律孟簡以中京饑減價糶粟以賑民

金

熙宗皇統二年十月燕西東京河東河北山東汴京等秋
熟命有司增價和糶

世宗大定二年以正隆之後倉廩又匱遣太子少師完顏
守道等山東東西路收糶軍糧除戶口歲食外盡令納
官給其直 三年謂宰臣曰國家經費甚大向令山東

和糴止得四十五萬餘石未足爲備自古水旱所以無
患者由蓄積多也山東軍屯處須急爲二年之儲若遇
水旱則用賑濟自餘宿兵之郡亦須糴以足之京師之
用甚大所須之物糴戶部宜急爲計 五年貴宰臣
曰朕謂積貯爲國本當修倉廩以廣和糴今聞外路官
文具而已卿等不留心甚不稱委任之意 六年八月
勅有司秋成之後可於諸路和糴以備水旱 九年正
月諭宰臣曰朕觀宋人虛誕恐不能久遵誓約其令將
臣謹飭邊備以戒不虞去歲河南豐宜令所在廣糴以
實倉廩 詔州縣和糴毋得抑配百姓 十年十月上
責戶部官曰隨處時有賑濟徃徃近地無糧取于他處

徃返旣遠人愈難之何爲不隨處起倉年豐則多糴以
備賑濟設有緩急亦豈不易辦乎而徒使錢充府庫將
安用之 十二年十二月詔在都和糴以實倉廩且使
錢幣通流又詔九秋熟之郡廣糴以備水旱 十四年
詔定常平倉制中外行之其法尋廢 十六年五月諭
右丞相紇石烈良弼曰西邊自來不備儲蓄其令所在
和糴以備緩急 十七年三月尚書省奏賑東京三路
粟不能周給命自今預備當以爲常 四月尚書省奏
東京三路十二猛安尤缺粟者已賑之矣有未賑者詔
遣官詣復州曷蘇館路檢視富家畜積有餘者增直以
糴令近地居民就徃受糧 十八年四月命泰州所管

諸猛安西北路招討司所管奚猛安咸平府慶雲縣霧
鬆河等處遇豐年多和糴

章宗明昌元年八月御史請復設常平倉勅省臣詳議以
聞省臣言大定舊制豐年則增市價十之二以糴儉歲
則減市價十之一以出夫所以豐則增價以收者恐物
賤傷農儉則減價以出者恐物貴傷民增之減之以平
粟價故謂常平非謂使天下之民專仰給于此也今天
下生齒至衆如欲計口使餘一年之儲則不惟數多難
辦又慮出不以時而致腐敗也况復有司抑配之弊殊
非經久之計如計諸郡縣驗戶口例以月支三斗爲率
每口但儲三月已及千萬數亦足以平物價救荒凶矣

若令諸處自官兵三年食外可充三月之食者免糴其
不及者俟豐年糴之庶可久行也然立法之始貴在必
行其令提刑司各路計司無領之郡縣吏沮格者糾能
推行者加擢用若中都路年穀不熟之所則依常平法
減其價三之一以糴詔從之 三年八月勅常平倉往
往有名無實况遠縣人戶豈肯跋涉直就州府糴糴可
各縣置倉命州府縣官兼提控管勾遂定制縣距州六
十里內就州倉六十里外則特置舊擬備戶口三月之
糧恐數多致損改令戶二萬以上備三萬石一萬以上
備二萬石一萬以下五千以上備萬五千石五千戶以
下備五千石河南陝西屯軍儲糧之縣不在是數州縣

有倉仍舊否則卽置郡縣吏受代所糴粟無壞一月內
同勾管交割給由如無勾管亦准上交割違限委州府
并提刑司差官催督監交本處歲豐而收糴不及一分
者本等內降提刑司體察直申尚書省至日斟酌黜陟
九月勅置常平倉之地令州府官提舉之縣官兼督
其事以所糴多寡約量升降爲定制又諭尚書省曰上
京路州縣未有常平倉如亦可置定其備粟數以聞
十二月勅華州下邽縣置武定殖倉京兆櫟陽縣置粟
邑鎮倉許州舞陽縣置北舞渡倉各設倉草都監一人
兼領之 四年七月諭旨戶部官聞通州米粟甚賤若
以平價官糴之何如于是有司奏中都路去歲不熟今

其價稍減者以商旅運販繼至故也若卽差官爭糴切
恐市價騰涌貧民愈病請俟秋收日依常平倉條例收
糴詔從之 十月尚書省奏今上京蒲與速頻曷懶胡
里改等路猛安謀克民戶計一十七萬六千有餘每歲
收稅粟二十萬五千餘石臣等以爲此地收多支少遇
災足以賑濟常平倉似不必置遂止 五年五月上曰
聞米價騰湧今官運至者有餘可減直以糴之其明告
民不須貴價私糴 九月尚書省奏明昌三年始設常
平倉定其未制天下常平倉總五百一十九處見積粟
三千七百八十六萬三千餘石可備官兵五年之食米
八百一十餘萬石可備四年之用而見在錢總三千三

百四十三萬貫有奇僅支二年以上見錢既少且比年稍豐而米價猶貴若復預糴恐米價騰湧於民未便遂詔權罷中外常平倉和糴俟官錢羨餘日舉行 六年七月勅宰臣曰畿內饑饉之地令減價糴之而貧民無錢者何以得食其議賑濟省臣以爲缺食州縣一年則當賑貸二年然後賑濟如其民實無恒產者雖應賑貸亦請賑濟上遂命間隔饑荒之地可以辦錢收糴者減價糴之貧乏無依者賑濟 時北京民方乏食完顏襄請減價出糴倉粟以濟之或以兵食方缺爲言襄曰烏有民足而兵不足者卒行之民大悅 承安元年六月上以百姓艱食詔出倉粟十萬石減價以糴 時馬壁調遼濱主簿有和糴粟未給價者餘十萬斛散貯民居以富人掌之有腐敗則責償于民民苦之壁白漕司罷之民大悅

宣宗貞祐三年十月命高汝礪糴于河南諸郡令民輸輓入京復命在京諸倉糴民輸之餘粟侍御史黃摑奴言汝礪所糴足給歲支民既于租賦之外轉輓而來亦已勞矣止將其餘以爲歸貲而又強取之可乎且糴此有日矣而止得二百餘石此何濟也詔罷之 十二月上聞近京郡縣多糴于京師穀價翔踴令尚書省集戶部講議所開封轉運司議所以制之者戶部及講議所言以五斗出城者可闌糴其半轉運司謂宜悉禁其出上

從開封府議謂寶券初行時民甚重之但以河北陝西諸路所支價昂穀亦河南金守不復定制改觀澹然每陸下藉一軍

遂輕之商賈爭收入京以市金銀銀今寶券路各殊制則不可復入河南自輕若直閉京城粟不出則外亦自富益貴宜諭郡縣小民無妄增價官為四年河北行省侯摯言河北人相食不銀十餘兩伏見沿河諸津許販粟北渡其八商人無利誰肯為之且河朔之民皆既僱兵革又坐視其死臣恐弄兵之徒得以也願止其糴從民輸販為便詔從之又制凡旅粟不干官糴處糴而私販渡河者杖一百濬

河軍及譏察權豪家犯者並以物沒官上以河北州府錢多其散失民間頗廣命尚書省措畫之省臣奏河北艱食販粟北渡者眾宜權立法以遮糴之擬于諸渡口南岸選通練財貨官先以金銀絲絹等博易商販之糧轉易之北岸以回易糴本兼收見錢不惟杜奸弊亦使錢入京師從之又上封事者言比年以來屢屢艱食雖由調度征歛之煩亦兼并之家有以奪之也熟收則乘賤多糴困急則以貸人私立質券名為無利而實數倍饑民惟恐不得莫敢較者故農工甫畢官債未了而囤已空矣此富者益富而貧者益貧也國朝立法舉財物者月利不過三分積久至倍則止今或不暮月而

息三倍願明勅有司舉行舊法豐熟之日增價和糴則在公有益而私無損矣詔宰臣行之 是年權河東南路宣撫副使烏古論慶壽言邀糴事見鹽門 興定元年上頗聞百姓以和糴太重棄業者多命宰臣加意 六月以戶部郎中楊貞權陝西行六部尚書收給潼陝軍馬之用奏糴販糧濟河者之半以寬民從之 八月立和糴賞格

哀宗天興二年八月蔡州加設四隅和糴官元

初立義倉于鄉社又置常平于路府使饑不損民豐不傷農粟直不低昂而民無菜色其常平倉至元六年始立其法豐年米賤官為增價糴之歉年米貴官為減價糴之八年以和糴糧及諸路倉所撥糧貯焉 二十三年定鐵法又以鐵課糴糧充貯義倉 皇慶二年復申其令然行之既久名存而實廢矣

世祖中統二年置和糴所于開平以戶部郎中宋紹祖為提舉和糴官 始以鈔一千二百錠於上都北京西京等處糴參萬石

按和糴之名有二曰市糴糧曰鹽折草率皆增其直而市於民於是兵不乏食馬不乏芻而民亦不困其為法蓋亦善矣第行之既久官吏之需求百出價值之高下懸殊名雖和而實則強也市糴糧之法見於各年下不

錄鹽折草之法成宗大德八年定其則例每年以河間
鹽令有司於五月預給京師郡縣之民至秋成各驗鹽
數輸草以給京師秣馬之用每鹽二斤折草一束重一
十斤歲用草八百萬束折鹽四萬引云

四年三月遣使和糴京東 又以解鹽引一萬五千道
和中陝西軍儲 五年諭北京西京等路市糴軍糧

至元元年勅北京西京宣慰司隆興總管府和糴以備
糧餉 三年南京等處和糴四十萬石 四年命沔州
等處中納官糧續還其直 七年尚書省臣言河西和
糴應僧人豪官富民一例行之制可 八年驗各路糧
粟價直增十分之一和糴三十九萬四千六百六十石

十五年置甘州和糴提舉司以備給軍餉賑貧民

十六年以兩淮鹽引五萬道募客旅中糧 十九年九

月發鈔三萬錠于隆興德興府宣德州和糴糧九萬石

二十年以鈔五千錠市於北京六萬錠市上都二千

錠市應昌 二十一年以河間山東兩浙兩淮鹽引募

諸人中糧 四月以鈔四千錠於應昌市糴 九月發

鹽引七萬道鈔三萬錠於上都和糴 立常平倉以五

十萬石價鈔給之 二十二年冬十月以鈔五千錠和

糴于應昌府 又詔江南民田秋成官為定例收糴次

年減價出糴 二十三年發鈔五千錠市糴沙靜隆興

軍糧 二十四年官發鹽引聽民中糧 十二月以揚

州杭州鹽引五十萬道兌換民糧 二十五年桑哥言

自至元丙子置應昌和糴所其間必多盜詐宜加鈎考

從之 二十七年和糴西京糧其價每一十兩之上增

一兩

武宗至大二年尚書省臣言臣等竊計國之糧儲歲費寢
廣而所入不足今歲江南頗熟欲遣使和糴恐米價暴
增請以至大鈔二千錠分之江浙河南江西湖廣四省
於來歲諸色應支糧者視時直予以鈔可得百萬不給
則聽以各省錢足之制可也九月立常平倉以權物價
豐年糴粟麥米穀俟價高之時減價以糶

仁宗延祐四年二月勅郡縣各社復置義倉初世祖時趙

天麟上策曰隋開皇五年長孫平奏令軍民當社共立
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各出粟麥貯之當社社司檢
校勿使損壞當社饑饉即用賑給至于隋末公私廩積
可供五十年長孫平之力也迨至元六年有旨每社立
一義倉社長主之每遇年熟每親丁納粟五十驅丁二
斗無粟聽納雜色官司並不得拘檢借貸勒支後遇歉
歲就給社民食用社長明置收支文曆無致損耗自是
以來二十餘年于今矣然而社倉多有空乏之處頃來
水旱相仍蝗螟蔽天饑饉薦臻四方迭苦轉互就食老
弱不能遠移而殍者衆矣彼隋立義倉而富今立義倉
而貧豈今民之不及隋民哉臣試陳之今條款使義倉

計丁納粟意以饑饉之時計丁出之以取均也又條款使驅丁半之彼驅丁亦人也尊卑雖異口腹無殊至儉之日驅丁豈可獨半食哉又計丁出納則婦人不納豈不食哉又同社村居無田者豈可坐視而獨不獲哉樂歲粒米狼戾乞丐者踵門猶且與之况一社之人而至儉豈宜分彼此哉是蓋當時大臣議法者有垂陛下之本心也伏望陛下普頒明詔詳諭農民凡一社立社長社司各一人社下諸家共穿築倉窖一所為義倉凡子粒成熟之時納則計田產頃畝之多寡而聚之凡納例常年每畝粟率一升稻率二升凡大有年聽自相勸督而增數納之凡水旱螟蝗聽自相免凡同社豐歉不均

宜免其歉者所當納之數凡饑饉不得已之時出則計口數之多寡而散之凡出例每日一升儲多每日日二升勒為定體凡社長社司掌管義倉不得私用凡官司不得拘檢借貸及許納雜色皆有前詔在焉如是則非惟共相賑救而義風亦行矣 是時中糴和林糧二十三萬石五年六年又各和中二十萬石

英宗至治元年五月御史劉恒請興義倉

泰定帝泰定二年九月以郡縣饑勅有司治義倉 四年

正月燕南廉訪司請立真定常平倉不報

文宗至順二年冬十月中書省臣言明年海漕米二百六十萬石恐不足若令運九十萬而命河南發三十萬江

西發十萬為宜又遣官賣鈔十萬錠鹽引三萬五千道於通漵陵滄四州優價和糴米三十萬石又以鈔二萬五千錠鹽引萬五千道於通漵二州和糴粟豆十五萬石鈔三十萬錠往遼陽懿綿二州和糴粟豆十萬石並從之

順帝至元元年立常平倉 至正二年中書左丞太平以粟貴而金銀賤請出官本委官收市之所得不貲其後兵興卒獲其用 十四年江淮兵起京師食不足命貢師泰和糴於浙西得百萬石 十五年冬十月命和糴粟豆五十萬石于遼陽

皇明

英宗正統四年十月大學士楊士奇上言堯湯之世不免水旱而堯湯之民不聞困瘡者有備故也我 太祖皇帝篤意養民備荒有制天下郡縣悉出官鈔糴穀貯倉以時散歛又相其地開濬陂塘脩築圩壩以備水旱小大之民各安其業歲久弊滋豪猾侵漁穀盡倉毀凡諸水利亦多湮廢或被占奪稍遇凶荒民無所賴風憲官不行舉正守令漫不究心事雖若緩所繫甚切請擇遣京官廉幹者往督有司凡豐稔州縣各出庫銀平糴儲以備荒陂塘圩壩皆令修復其實奏聞郡縣官以此舉廢為殿最風憲官巡歷各務稽考仍有欺蔽怠廢者具奏罪之庶幾官有備荒之積民無旱潦之虞仁政所施

無切於此 上曰此祖宗良法美意 命戶部急行之
五年正月令六部都察院推選屬官領 勅分詣兩
畿各省府州縣立預備倉發所在庫銀糶糧貯之軍民
中有能出粟以佐官者授以散官旌其門

憲宗成化十八年正月 命南京糶常平倉糧時歲饑米
貴南京戶部議減價糶以濟民候秋成平糶還倉

世宗嘉靖十二年戶部尚書許瓚言郡縣贖鍰引稅多乾
沒無稽宜令糶穀備賑從之

今上萬曆二十九年十二月戶部覆福建巡撫金學魯題
鄉官陳長祚林鳴盛倡義建常平倉于官勸義倉于民
又有義廩以倡縉紳之尚義者及知州車大任等官俱
行紀錄長祚等量加服色以鼓尚義 上是之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土貢考 貢法 宋遼金元

宋

高宗紹興三十一年兩浙轉運司獻趙積錢二萬緡臨安
府獻五萬緡上謂大臣曰可椿留外府若下諸路切戒

續文獻通考卷之三十一終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十一

四十九

四十一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十一

四十九

一百九十五

貴南京戶部請減價糶以濟民俟秋成平糶還之
世宗嘉靖十二年戶部尚書高拱言郡縣贖銀引稅多
沒無稽宜令雜稅併歸於一
今上萬曆二十九年十一月戶部覆奏建地糧金
細官或長林等處借糶建地糧金等項
計路疑是抹等量收銀以禮尚美 土長文

續文獻通考卷之三十一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土貢考 貢法 宋遼金元

宋

高宗紹興三十一年兩浙轉運司獻趙積錢二萬緡臨安
府獻五萬緡上謂大臣曰可椿留外府若下諸路切戒
毋得科敷如昔時羨餘適資賍吏而擾吾民也 上謂
輔臣曰近大將入覲有以寶貨鞍馬為獻者惟馬不可
缺餘皆却之蓋慮以進奉為名公私掊剋有害軍政耳
是秋申嚴獻羨餘之禁從劉珙奏也 葉顥知常州或
勸獻羨餘顥曰羨餘非重征則橫斂是民之膏血也弗

聽

孝宗隆興元年詔自今後內外主兵官進奉會慶聖節香
䟽有合併沉香並不得過二十兩馬不得過四匹餘物
並不得投進 十二月詔諸路州軍歲起上供錢物例
有拖欠監司郡守却以羨餘進獻僥冒賞典今後上供
錢物須官依限起發數足如輒行率歛進獻仰本部按
劾以聞 是歲廣東提刑司獻緡錢十五萬有旨令就
便撥賜廣西所司充本路今年上供錢 乾道三年劉
珙入見論羨餘之弊曰州縣賦入有常大郡僅足支遣
小郡徃徃匱乏而近者四方尚有以贏餘獻者不過重
折苗米或倍稅商人之有此民之未便者也望詔止之

上嘉納焉

八年知光州滕瑞奏遇天中聖節臣自書

聖壽萬歲四字約二丈餘兼造山棚高三丈餘凡用絹
五十疋標背投進上曰滕瑞不脩郡政以此獻諛特降
一官 九年侍御史蘇嶠奏伏覩廣南提舉官廖顯劄
子廣州都鹽倉有積下支不盡塩本銀計錢十一萬一
千四百五十四貫文又點檢得本路諸州府逐年拘收
常平諸色錢物內有見在寬剩錢五萬貫欲行起發少
助朝廷經費奉旨並令赴南庫送納者臣竊謂陛下即
位以來屢却羨餘之獻故近年監司州縣稍知遵守此
盛德之事而小人之急于自進時以一二嘗試朝廷只
緣乾道七年提舉官章潭獻錢二十萬貫以此特轉一

官不及期年轉爲廣西運判廖顥實繼其後故到官未
幾便爲此舉其爲愚弄朝廷莫此爲甚訪聞此錢並係
塩本錢潭到任時尚有三四十萬緡皆是前官累次儲
積不敢妄用潭取其半以獻今顥所獻止十一萬緡已
是竭澤所餘無幾後人何以爲繼異時課額不登誰將
任其咎欲望特降旨卻而不受即以此錢付之本司依
舊充塩本內常平寬剩錢亦乞椿審本路爲水旱賑貸
之備詔從之 淳熙六年趙雄等奏昨日蒙恩賜新荔
枝流香酒上曰朕却獻方物所以四方珍味佳果俱不
曾有昨日新荔枝蒙太上皇帝賜到所以分賜卿等朕
聞舊日京師謂之獻時新故遠方新珍之物奔走爭先
勞人動衆害物甚多朕欲痛革此事最不喜時新之物
盖世俗旣競時新則不待物性成就而爭先採摘甚可
惜也 十年廣西經畧安撫司奏安南國牒已排辦章
表投進方物上曰象乃無用之物經由道路重擾吾民
除不受外將入貢之物以十分爲率止受一分就界上
交割

寧宗嘉泰元年詔瑞慶節諸道毋入貢

理宗紹定五年詔大行皇太后陵寢諸路監司州府軍監
寺正進慰表其餘禮物並令免進仍不得以助修奉攢
宮爲名有所貢獻 六年上卻歸正番臣康守正王全
所獻馬已而出御札賜輔臣曰近康守正王全以馬來

獻朕方禁飭臣下勿受餽遺豈有自開此門兼恐遠人以此窺朕好尚昔漢文卻千里馬朕素慕之卿等以爲如何輔臣乞宣付史館從之 寶祐二年董槐奏邇者陛下飭內外諸司有方物來獻者勿納仰讀聖訓可以弭災召和 景定元年詔倪垕獻羨希賞再劄一官仍下監司郡守今後移易窠名輒行獻羨者照祖宗典故行之著爲令

度宗咸淳二年謝方叔罷相歸豫章一日以琴一張丹藥一爐獻之蓋以舊學故也賈似道疑其有觀望再相之意令臺劾之以爲不當誘人主爲聲色之好欲謫遠郡賴呂文德以已官職贖丞相之罪遂得免論者曰專權忌能賈固不能無罪閒居貢獻謝亦有以取之也

荆湖貢茶法

荆南府租額錢三十一萬五千一百四十八貫三百七十五文納潭岳歸峽州荆南府片散茶共八十七萬五千三百五十七斤漢陽軍租額錢二十一萬八千三百一十一貫五十一文納鄂州片茶二十三萬八千三百斤半蘄州蘄口額錢三十五萬九千八百三十九貫八百一十四文納潭州興國軍片茶五十萬斤黃州麻城場買茶二十八萬四千二百七十斤賣錢一萬二千五百四十貫蘄州洗馬場買茶四十萬斤賣錢二萬六千三百六十貫王棋場買茶一十八萬二千二百二

十七斤賣錢一千九百五十三貫九百九十二文石橋
場買茶五十五萬斤賣錢三萬二千八十貫

福建路每年常貢

福州 荔枝乾 荔枝煎 生荔枝紹興初貢二
十四年罷

紅蕉花布大中祥符天聖元
祐間俱貢紹興初以福清
觀音泥院請罷

乾薑 沙魚建炎三
年罷 鹿角菜 紫菜俱宣和
七年罷

蕉乾建炎
初罷 上供銀六萬八千七百四十一兩四錢

大禮銀每遇郊祀年別
進奉九千兩 上供錢六千貫 無額上供

錢一萬五千五百一十八貫七百五十文 甲葉六萬

八千九百一十五片黃牛皮九百四段六十尺羊皮一

千八百一十二張一十夫 認發建寧府黃牛皮四十

八段羊皮八十九張泛拋每歲兩科甲葉三萬五千片

黃牛皮八百段 羊皮七百張

建寧府 上供細色茶五綱 粗色茶七綱 練布

年額上供銀九千七百五十四兩 大禮助賞銀三千

七百五十六兩 聖節銀 大禮進奉銀各一千七百

兩 提點司進奉銀三十七兩五錢已上俱建安
縣所 嘉禾松溪政和五

泉州 蕉布永春
縣出 生苧布各二十疋 綿一百兩安南

縣山俱淳
祐中貢 山薑花三十朵 橄欖子上色一萬顆次三

萬顆治平六
年罷 綿一百兩 蕉布葛布共五十疋元豐
中貢

松子五百斤宣和六年
詔減後罷 上供銀九千六百四十二兩

三錢 上供錢一萬五千七百六十五貫七十五文

大禮賞給錢一萬八千九百九貫三百九十五文 春

冬衣賜錢二萬六千二百貫五百二十五文 犒軍錢三

千七百二十三貫四百文

漳州 鮫魚皮 柑 橘

汀州 蠟燭二百條 上供銀七千九百四十五兩八

錢三分五厘 聖節進奉銀 大禮銀各二千兩 上

供錢九千七百七十貫九百一文

南劍州 土茴香 茶 銀六千二百七十兩

此順昌一縣所貢

邵武軍 上供銀一千四百四十一兩四錢 軋會聖

節銀二百五十兩 大禮銀四百兩

興化軍 綿一百兩 葛布一十疋 上供錢七千五

百四十貫文 節旦上供銀共一千八百三十三兩三

錢三分四厘

閩以外無可考

遼

太祖三年三月幽鎮魏定等州來貢 惕隱涅古滾進白

糧 非常貢

太宗會同元年二月室韋進白鹿 非常貢 六年六月奚

鈿勃德部進白麝 非常貢

穆宗應曆二年十月司徒老古等獻白雉 非常貢 七年

續文獻通考卷之三十三 三百六十 二百九十五

十月近侍烏古者進石錯

聖宗統和元年十月南京留守于越休哥請每歲諸節度

使貢獻如契丹常例止進鞍馬許之 十二月以顯州

歲貢綾錦分賜左右 五年五月烏隈于厥部以歲貢

貂鼠皮非土產皆于他處轉貿以獻乞改貢詔自今止

進牛馬 十二年二月免諸部歲貢羊 十四年閏七

月五院部進穴地所得金馬非常貢 十五年三月兀

惹烏昭度以地遠乞歲時免進鷹馬貂皮詔以生辰正

旦貢如舊餘免 四月罷奚王諸部歲貢麋 十月罷

奚正諸部貢物 二十一年十二月罷三京諸道貢

二十二年三月罷番部賀千齡節及冬至重五貢 開

泰七年三月命東北越里篤部阿里粵里米蒲奴里鉄

驪等五部歲貢貂皮六萬五千馬三百 八年七月詔

阻卜依舊歲貢馬千七百駝四百四十貂鼠皮一萬青

鼠皮二萬五千 九年九月西南招討奏党項部有宋

犀族輸貢不時常有他意宜以時遣使督之詔曰邊鄙

小族歲有常貢邊臣驕縱征歛無度彼懷懼不能自達

耳遣清慎官將示以恩信無或浸漁自然效順

興宗重熙二十一年九月平州進黑兔非常貢 太康三

年正月省諸道春貢金帛及停周歲所輸尚方銀 太

安三年四月免諸路貢輸之半 十月罷節度使以下

進珍玩 四年四月減諸路常貢御服 七年六月倒

場嶺人進古鼎有文曰萬歲永為寶非常貢 壽隆三年六月詔罷諸路馳驛貢新

與國之貢

吳越王錢鏐于遼太祖九年十月遣滕彥休來貢又于太宗五年正月遣使貢犀角珊瑚 又于天顯七年二月遣使獻寶器

南唐于太宗天顯三年四月進白龜 十二年八月遣使來貢 又于穆宗應曆二年正月進犀兕甲萬領

唐于太宗天顯三年十月遣使進玉笛及紅牙笙 晉石敬瑭于太宗天顯十二年六月以遼得援為帝歸馬門以北及幽薊之地仍歲貢帛三十萬匹 會同元年

十月進獨峯駮及名馬 二年正月晉進珍幣 七月

進犀帶 八月遣使貢歲幣 三年四月遣使進茶藥

及弓矢又貢名馬及布 四年進香藥又以許祀南郊

進黃金鎰又遣使進櫻桃水晶硯犀弓竹矢 五年進

射柳鞍馬

漢遣使于穆宗應曆元年十二月獻弓矢良馬 二年進

蒲萄酒 三年進裘馬及衣 又遣使貢藥 四年遣

使進茶藥 七年遣使來貢 十六年遣使貢金器鎧

甲 景宗保寧時常遣使來貢及進蒲萄酒

周主郭威于世宗天祿五年遣使致良馬

宋于聖宗統和二十二年遣李繼昌請和願歲輸銀十萬

兩絹二十萬疋 興宗重熙十一年九月耶律仁先遣

人報宋歲增銀絹十萬兩疋文書稱貢按宋史富弼力却獻納二字後

竟與納字則稱貢之說誣也 二十四年正月遣使來餽馴象 道

宗壽隆四年正月宋遣使來餽錦綺 天祚帝天慶五

年七月阿骨打反亂遣使致助軍銀絹

金

大同府貢瑪瑙數珠 涿州貢羅大定年罷之 平

州貢櫻桃綾地理志可考者止此

海陵天福三年三月罷歲貢鷹隼 命太常官饁惟進魚

肉舊貢鴉鴨等悉罷之 會寧府貢燕王魚又貢猪二萬俱大定時罷之

世宗大定三年十一月罷貢金線段疋 四年正月罷路

府州元日及萬歲節貢獻 八年十月詔罷復州歲貢

鹿茸 十一年六月詔諸路常貢數內同州沙苑羊非

急用徒勞民罷之 十三年七月罷歲貢雉尾 二十

年十月詔西北路招討司每進馬駝鷹鶻等輒率斂部

內自今並罷之 二十二年十二月罷鋪遞送荔枝

二十七年五月詔罷曷懶路所進海葱及太府監日進

時果惟上林果三日一進 時黃久約使宋返道經宿

泗見貢新枇杷子者州縣調民夫遞進奏罷之

章宗明昌四年正月却東京路副使王勝進鷹 泰和元

年十一月諭工部無以進柑橙擾懷州民遇有則進無

則已

宣宗貞祐三年九月陳州鎮防軍段仲連進羊三百詔遷
三官

哀宗正大元年正月邠州節度使移刺木納阿卜進白兔

詔曰得賢輔佐年穀豐登此上瑞也焉用此為令有司

資道里費縱之本土六年六月隴州節度使石抹冬

兒進黃鸚鵡詔曰外方獻珍禽異獸違物性損人力令

弗復獻天興元年四月許州進櫻桃

太宗天會時宋貢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疋時與宋徽宗

熙宗皇統時宋貢銀二十萬兩絹二十五萬疋自壬戌年

始每春季差人至泗州交納時與宋高宗和

宋大定時宋增貢銀三十萬兩絹三十萬疋大軍還時

宋許犒軍錢三十萬貫邀其銀三百萬兩宋人移書乞

減乃如其前時與宋寧宗和

元

憲宗七年回鶻獻水精盆珍珠傘等物可直銀三萬餘錠

帝曰方今百姓疲弊所急者錢耳朕獨有此何為却之

賽典赤以為言帝稍償其值且禁其勿復有所獻

世祖中統二年六月勅平陽路安邑縣蒲萄酒自今弗貢

至元元年正月楊大淵進花羅紅邊絹各百五十段

優詔諭之八月禁勿用官物進獻二八東乞兒部

牙西來朝貢銀鼠皮二千賜金素幣各九帛十有八

十三年九月勅常德府歲貢包茅 十五年阿里海牙
入朝獻金三千五百八十兩銀五萬三千一百兩
胡粹中評曰世祖天資仁厚宇量寬宏獨好利之心差
勝耳漢祖入關惟收圖書版籍婦女貨財一無所取其
豁達大度越常人遠矣世祖得江南之後即陳宋寶玉
於殿庭又檢覈新舊錢穀置徵理司立規措所權茶酷
賣及阿里海牙入朝受所獻金銀又受忙忽帶獻真珠
一百斤故令權奸若阿合馬桑哥盧世榮皆以言利進
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於是阿合馬欲殺崔斌
則誣以盜糧四十萬桑哥欲害郭孝楊居寬則奏其虧
欠鈔六千餘錠忙忽帶謀陷劉宣則言其阻壞錢糧

至元之世江南三省盜起不止皆由於鈎考理筭刻剥
生民蓋好利之弊一至於此也當時阿刺瓦丁坐盜鈔
二萬馬三匹楊璉真加發宋陵取金銀八千五百兩受
獻鈔十餘萬寶至無等盧世榮盜官物金銀二萬餘錠
他物稱是苟上之人不欲彼曷由至此哉 十六年占
城馬八兒諸國遣使以珍物及犀象各一來貢 交趾
貢馴象 十八年免今歲耽羅國入貢白紵 十九年
闍婆國貢金佛塔 高麗國王貢紬布四百疋 二十
年七月新附官周文英入見其贄禮銀萬兩金四十錠
鐵木兒不花匿為已有詔即其家搜閱沒入官帑 高
麗國王貢氈布綿紬等物四百段 二十二年江頭城

進童男童女八十人并銀器幣帛 二十二年勅自今
貢物惟地所產非所產者毋輒上 二十四年六月百
官以職守不得從征彘頽頽獻馬以給衛士 七月弘
州匠官以犬兔毛製如西錦者以獻 馬八兒國貢奇
獸類騾而巨毛白黑間錯 三十年回回獻大珠要價
數萬上曰珠何用當留是錢以賑貧遂却之 江淮行
院進鷹却之勅自今軍官毋縱禽擾民違者論罪 勅
福建毋進鵲 三十一年成宗未
改元 雲南金齒路進馴象
三趙天麟上策曰方今纂組綾錦金珠璧貝未嘗無之
殊方異物禽鳥犀象未嘗卻之至於珍羞異饌自山海
而來者多矣能優賤物充一笑之資者衆矣其間

不一試畧陳之夫貧人富戶相去懸殊富者見在上之
奢麗雖日承示儉之詔而不從焉蓋從行不從言也以
致風俗大變貧者益貧能無為濫之民乎極寒之後風
雪飛揚漁樵之流乞丐之人龜手栗肌鶉衣襤褸內皆
饑餒外罹寒凍原其所失由富民之奢故也貧民之心
非獨不欲奢也但其勢不得然耳幸獲微利則又狗習
俗而用之此所以貧者益貧也夫牛馬鷄犬之類中國
之所常有上下之所共畜畜之無失其時則所謂得實
利而壯吾國之基彼斑斕之獸粲錯之馬有之不足以
增光無之不足以為歉者近年以來駢羅而至梯山航
海輦贖輿金或重譯而來呈或望風而並奏府無虛月

史不絕書若以冠帶百蠻車書萬里而論之則不世之嘉致莫大之神功若以帝王大體古今通議而言之則受之而不卻啓之而不杜亦非所以盡聖明之本心也按夏禹任土作貢而召公之戒其主且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珍禽異獸不育於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真知言者也東周之際楚子不臣包茅不至無以縮酒齊桓仗義而問其罪春秋大之西漢之時大宛未服天馬未來怒激中國武帝恃力而侵其域當代病之此二者足以審中國之貢乃所當然而遠人之物未宜取之也豈惟遠人之物未宜取之哉至於中國無益之物亦不可取之也是以孝文還干

里馬元帝罷齊三服官仁儉之名如揭日月雖欲下民之不感豈可得哉且異物蕩心其害一也使外國聞之而以國家爲有嗜好其害二也水陸轉運役人非細其害三也有三害而無一利亦何尚之哉伏望陛下昭播徽聲俾揚遐境凡四遠之納款者聽書檄奏聞而不求其獻物聽子弟入朝而不求其納賄若然則化天下以德示天下以無欲將見西番東徼之主君羣慕靈州之酋長承恩而來享慕道以來王矣

成宗元貞元年詔遼陽省進海東青鶻 緬國獻舍利寶玩 二年罷四川馬湖進獨本葱 罷進蒲萄酒以園業還之民 大德七年帝詔中書省臣曰比有以歲課

增羨希求爵賞者此非培尅於民從何而出自今除元額外勿以增羨作正數 禁諸人非奉旨毋得以寶貨進 雲南行省平章也速帶兒入朝以所獲軍中金五百兩為獻帝曰是金卿效死所獲者賜鈔千錠 今忽賽因以獻鷹犬復除大寧路達魯花赤 八年詔朝廷諸王駙馬進捕鷹鷄皆有定戶自今非鷹師而乘傳昂進者罪之 九年商胡塔乞以寶貨來獻以鈔六萬錠給其直 時賈胡有獻寶珠求售者議以六十萬錠酬之曰此所謂狎忽大珠也含之則不渴熨面而可使目有光左丞尚文曰一人含千萬人不渴則誠寶也若一寶止濟一人則用已微矣吾之所謂寶者米粟是也

之則百姓安無則天下亂以功用較之豈不愈於彼乎

十年夏四月詔求鷹犬凡匿者沒家貲半笞三十來

獻者給賞 十一年時武宗未改元比怯來木丁獻寶貨勅以

鹽萬引與之仍許市引九萬詳見

武宗至大元年中書省臣言行泉院專以守寶貨為任宜

禁私獻寶貨者 泉州大商進珍異寶帶 罷江南進

沙糖 大尉脫脫奏泉州大商進異木沉檀香構宮室

者勅江浙行省驛致之 至大四年時仁宗未改元近侍有言

賈人獻羨珠者帝曰吾服御雅不喜飾以珠璣生民膏

血不可輕耗汝等當廣進賢才以恭儉愛人相規不可

以奢靡蠹財相導言者慚而退 又淮東宣慰使撒都

獻王觀音七寶帽頂寶帶寶鞍卻之戒諭如初 皇慶

元年諸王也先不花貢珠寶皮幣馬駝賜鈔一萬三千

六百錠 二年諸王也先不花進馬駝璞玉 七年

時英

宗已即位 禁獻珍寶

英宗即位有獻七寶帶者因近臣以進帝曰朕登大位不

聞卿等進賢而為人獻帶是以利誘朕也其還之

胡粹中曰英宗初立責近臣以不進賢而為人獻帶從

張養浩之諫而罷元夕張燈使出於中心至誠進而不

已其為盛德豈可量哉未幾即以製珠衣工緩杖將作

院使則是非真能賤貨貴德者矣以諫造寺而殺御史

觀音保等則是非真能克已從諫者矣書曰德惟一動

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英宗二三其德如此能無南

坡之及乎 至治二年諸王怯伯進文豹及海東青鶴

三年禁獻山場湖泊之利 是年征東未吉地兀者

戶以貂鼠水獺海狗皮來獻詔存卹三歲

泰定帝泰定元年安南國世子陳日熿貢真州珠金 二

年諸王不賽因貢珠賜鈔二萬錠 二年諸王月思別

獻文豹賜金銀鈔幣有差又獻玉及獨峯駝 罷福建

歲貢蔗錫 阿察赤的斤獻木綿大行帳 四年諸王

槃思班不賽因等以文豹西馬佩刀珠寶等物來獻賜

金鈔萬計 十月諸王脫別帖木兒等獻玉及蒲萄酒

賜鈔六千錠 十二月諸王孛羅貢硃砂賜鈔二千錠

瓜哇獻金文豹白猴白鸚鵡各一
文宗天曆元年以河南江西湖廣入貢鴛鴦太頻令減其
數以省驛傳 占臘國貢羅香木及象豹白猿

按貴與考凡外國貢獻俱不錄豈以不列職方非任土
歟元起沙漠版圖海外則視諸國猶六服耳故稍摘其
雅馴者著於篇且亦以志胡人之好尚 至順元年中
書省臣言舊制正旦天壽節內外諸司各有贄獻頃者
罷之今江浙省臣言聖恩公溥覆幬無疆而臣等殊無
補報凡遇慶禮進表稱賀請如舊制為宜從之 三年
雲南景東甸蠻官遣子來朝獻馴象乞陞甸為景東軍
民府常賦外歲增輸金五千兩銀七百兩許之 欽察

台以名園為獻命御史臺給贖罰鈔千錠酬其直 至
順之際諸王亦屢有進獻

順帝元統二年却天鷲之獻 至正十二年齊王獻馬一
萬五千匹

各省所貢惟閩可攷聊錄於左

福州路錦荔枝二十萬顆 錦員眼二十萬顆 柑二

千二百顆 橙三千顆 俱閩侯官 懷安縣貢 魴魚皮一百二十

張 福清州閩侯官懷安 長樂羅源五縣貢 沙魚皮一百五張 福清州閩 侯官長樂

連江羅源 五縣貢 繡段一百匹 衲襖二百領 刺白繫腰

泉州路 砂哩咧 金櫻煎 金櫻子一十石

福寧州 沙魚皮一十五張 御茶 連寧 貢

